新刊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卷之十五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右侍郎九我李廷機　編纂
賜進士及第出身內閣大學士瑶泉申時行　勘閱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左侍郎養淳朱國祚　校刊
閩建邑書林文台余象斗　繡梓

外集

神奇文引

南華諸篇。大率寓言。善形容道体。極高明。致廣大。出神入妙。變動不居。故曰莊子善用虛。選神奇文第十七

內篇逍遥遊　莊子

神奇之文

郭璞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故舉一堯以發明之下面及於藐姑射之神人皆此意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加字）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音焦）鷯（音僚）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去聲）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偃鼠潛伏之狀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同我不能舍我所樂以代次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去聲）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音泰）有逕庭（去聲）

郭璞曰此段形容神人之大

郭璞曰上段弃堯猶是以天下為事者至此神人則以神用不以形用不敝之以天下為事故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德至此無復加矣

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郭璞曰南郭子綦之喪我犹然莊生之蝶化至此方為與物渾化而逍遥之遊可遂也此等識見議論盖自老子玄同上得来

神奇之文

内篇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隱几憑几也嗒然解体之貌喪即喪我謂忘形也盖神與形為耦忘其形是喪其耦也形如槁木無生氣也心與死灰無烟焰也皆嗒然喪耦之情狀昔前此也子游言前此見人隱几未有若失子今日者盖人人皆自形骸驅殺上起念而子綦不然迴出常態故子游異而問之子綦荅言今者吾喪我矣汝知之乎喪我二字又是自前篇至人無已上生下盖喪我則可與忘物可以忘我可與忘〻而優入於聖域矣

女音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夫喪

林𥂁曰此一段寫出風木形声之端曲尽其妙

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敵教惟本聲氣所出之原而歸極于天籟〻者管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声有高下吹萬不同正以暗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噫氣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故歸之

曰天意見下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乙戒反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胡刀反而獨不聞之翏翏六救反乎。山林之畏音偉佳。音萃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鷄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譹音豪宎音杳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

既說地籟就趁此文法補一句緻斷人籟是文字妙處

趙以夫曰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

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吹聲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已出者皆取諸已而不由於天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其為風也必矣）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指手指也以我之是喻彼之非猶以我之指為指而以人之指為非指也彼非指之人寧不以彼指而喻我指之非指乎彼此相譬是非未有定也故以我之指喻彼之非指不若就彼指之非指喻彼指之非指也馬喻放此馬簿塞之籌也若以此理諭之天地則天戢覆地戢載猶彼我之指也亦可以其一偏而相

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可不可然不然縱横美悪恢恑憰怪是非成毀復通為一則無是無非雖是亦不用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類也與彼

非乎喻之萬物則萬物之飛者走者動者植者萬有不齊循之彼我之馬也亦可以其不同而相非乎天地萬物不可以相非則是非之不足辨明矣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故人曰可吾因而可之入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

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道無精粗行之即是物無彼此謂之而然

悪乎然○然於然○悪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可乎因其所可而可之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物固自有然者物固自有可者不特一物物物知是也

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以此應物如環之無窮縱横美悪尋常詭怪皆可通而為一也合與分成與毀亦可通而為一也莛屋梁横也楹屋柱植也厲醜也西施美女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

不一者无以異矣亦同表狙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兩行者任天下之是非也

之朝三令人劳於分別甲曰然乙曰不然彼曰可此日不可而不知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本自同也譬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音序山栗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三與四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变彼眾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耳劳神為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和其是非而歸之均一故能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若不立人我不起分別秋毫亦可稱大泰山亦可称小殤子亦可稱壽彭子亦可夭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

趙恒曰天下人皆從有我去分別所以分分个彼此々二三之所以起也要非於一則無我而物可齊矣

為異而與我為一也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夫既已謂一則無言矣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然既謂之一則有言矣一與言為二一是一也言一又一也兩一便二矣二與一為三。一既一矣言一又二之一與二相對不成三乎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即此遞々相生之意生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巧於曆筭者亦不能筭其未盡之數況其凡者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當初只是個一字引起至二至三至於無窮自無適有尚且如此況自有適有乎有即有謂之有自意見上生無即無謂之無自太虛中來者無適焉因是已。故因是若只無適耳無適者本來無物之初無所適也此并其一而無之

齧音臬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音烏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

[illegible]美之文[illegible]人神來[illegible]非神筆[illegible]運安能到此

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音温)寢則腰疾偏死鰌(音秋)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音即疽蜈蚣也)甘帶(蛇也)鴟(音痴)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音騙)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音詳)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

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海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遠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于驕反)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音吻)合置其滑涽(音昏)

看至此際吾人死生只渾知夢矣

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音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若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

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曰吾有待而然者耶（行止坐起卒無定度盖不能自主有待而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者他亦不能自主又有待也）吾待蛇蚹（音附）蜩翼耶（蚹蛇腹下齟齬所以主行者而蚹與翼又有主張之者乃所以然也）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栩栩快志但知為蝶不知是周）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蘧蘧僵直貌）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若蝶夢周若周夢蝶物我疑矣）周與胡蝶則必有

分矣然周還自周蝶還自蝶物我辨矣此之謂物化萬物變化之理

陸方壺曰罔兩待影影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又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已而自足矣以夢覺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胡蝶彼為人分夢覺曩為夢中之胡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曰必有分矣所謂一而二一而一者若果是兩個須索待彼原是一個則不消有待矣物化言古今夢覺渾融為一也物化而後能不物於物

王世貞曰曰聖人曰後而往曰將以為師曰將引天下而與從極口称誉正以見中分魯之無足怪也

內篇德充符

魯有兀（音月斷足也）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即從遊者相若）立不教坐不議（坐立自如不請不讓）虛而往實而歸（所至之地人皆敬事之充然若有得）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來往耳（我欽往見之特尚遲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王勝也生先孔子也言從遊者勝於夫子其與常人相去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

之變。死生事大而此心不動不能使我隨之而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

之遺。雖天地覆墜我亦不隨之而落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

化。而守其宗也。明乎真實之理而不與外物同遷主張萬化命於未始有物之先而執其

宗者也宗本也始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

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化即異根宗即一

就異處觀則肝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為膽不可為肝猶之楚越就同處觀則萬物與我同為一

宗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

既同一根宗則大用一原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知耳目之所宜乎不知所宜則渾合為一無所分

而遊心於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

遺土也。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此得喪得亦莫非一而得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未嘗減視喪

常季曰喪其足猶遺土見不全於形而全

於神也

昔刘皺季道有神人謂之曰君心力精猛必破死生季者知死

其足猶遺土也此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彼之修己不過以其知覓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常心耳衆人皆有之物何必獨尊之哉最尊之也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以止水定焉故也惟止能止衆止水定則能鑑衆形心定則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以松栢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保始之驗如人養勇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於九軍自要自信也剃軻聶攻之徒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

生事大猛着精采奮然勘破如勇夫有不懼之突便可椎入死生縱横無礙此出离生死李問也

死生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況守宗正性之人其嚴也將不能一死生而命物化哉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六骸首身手足也寓者寄而無蓄象者存而不用一智不為物二也心未嘗死不與形偕也彼且擇日而登假音遐不待擇日而自登道岸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人自從之彼何嘗以人之從不從為事乎

茅坤曰運用數個滑之字文字錯落何等奇矣

内篇大宗師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有情有信故可傳可得無為無形故不可受不可見自本自根。物皆有本根此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此四句自未有天地說道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四句又自生天生地推到未有天地六極之下即佛書所謂風輪持之乃九地之最深者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豨韋古帝王挈天地整齊世界也伏戲得之。以襲氣母。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取而有之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維斗四維星斗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崘。堪坏崑崘山神

馮夷得之以游大川（馮夷水神）肩吾得之以處太山（肩吾太山之神）黃帝得之以游雲天（黃帝得道登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顓頊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禺強得之立乎北極（禺強海神）王母得之坐乎少廣（神仙之宮）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箕尾東維七宿星名韓文言傅說為列星本此）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無心無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遊於物外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不悅生不惡死）三人相視而笑

王世貞曰子反琴張輩直把生為幻而死為真故臨尸而歌雖脫略於禮之外然亦見其胸次曠蕩處

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猶助原壤沐椁也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返造化而我猶為人猗。嘆詞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禮之意在反始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無德行也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無以命之猶言喚作何人始得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故以死為樂而丘遊方之內者也。故以死為哀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

以生為附贅縣疣（音玄 以生為寄）以死為決疣潰癰（死則大患乃解譬如決疣潰癰乃稱大決）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所地火水風四大假合而為幻身之說）忘其肝膽（無思慮）遺其耳目（無見聞）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無生死）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不知身世而任去来）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戮民即天刑）雖然吾與女共之（共遊方外）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生也人生於道如魚生於水）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

忘乎道術。穿池而養給者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相忘於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此則遊於方之外者子貢曰。敢問畸人。言如此則為獨行人矣故問畸人曰。畸人者。畸異於人而侔同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天以拘方為小人人以拘方為君子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四肢耳目皆不自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與大道為一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一則無好惡化則無常也。無好惡則

化化則無住而生其心我反在女後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信汝更勝於我

郭象曰欺德者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

内篇應帝王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人姓名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以身化天下式義庶人。以義法天下式用也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循言偽道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而使蚉負山也。不勝任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治而非外則治以不治也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正謂正性能謂良能言人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確乎有個本分之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之即我無為而民自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鳥鼠避患曾不待教況民之有知豈不如二蟲而必以經義度人以拂亂其常哉

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敎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豫順適之謂言不能適然於心而劳〻以治天下為予將與造物者為人處於人世
而遊於造物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
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音請以治天下感
予之心為既已厭足其道則且遊於太虛無極之中汝又何故以治天下來問為又復
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恬淡合氣於莫冲漠無形之地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而天下治矣
楊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敏於向道彊梁勇於行道物
徹周知物情疏明疏通明達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

呂吉甫曰知虎豹猿狙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怵心而為天下周者不強梁疏明之所自取也有功弗居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幸而

聃曰。是於聖人也。胥（刑徒）易（辛吏）技（工技）係（係累）勞形怵心者也。（胥易則勞形技係則怵心）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以文見擒）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以技見籍籍繩係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民自喜。（有功弗居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自然與老子生而弗有為而不恃大而不宰之意同）

無為名尸。（主）無為謀府。（聚）無為事任。（育）無為智主。（宰也）（四語皆無為無心之意）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無為則无窮无心則無朕故体道則盡於無窮遊心則入於無朕无朕循无有也）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生理）

名我使物有喜而已所以然者立於不測遊于無有故也

本来無有今既無却是尽其所受於天者雖名有得实無所得故曰無見得亦虛而已。无窮無朕無得皆言其虛。至人之用心若鏡。妍媸聽其自照不將不迎。未至不有應而不藏。既過不畱故能勝物而不傷。任万变而不損本体

外篇在宥

刘辰翁曰在者只以此句寄於天下使知有我不至於淫而已宥者縱之自然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者彼將自失則其滑未嘗不存地是不迁

聞在宥天下在者優游自在意宥者寬容自得意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任其自在以將順之使天下不亂其本然之性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寬然自得以優容之使天下不遷其自然之德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天下自治安用治為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以其身之可貴可愛甚於為天下者而後可以天下托之寄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臟。無。擢。其。聰。明。解分解也五臟五性也擢抽拔也其聰明以先天下此皆有為之治拔尸。居。而。龍。見。

也不分尭桀不分樂苦是其所見直處

趙恒曰此一段模寫人心甚肖

龍文采也無為而文采可觀淵默而雷聲。雷鼓動也不言而德動動人神動而天隨。動容周旋無非天理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炊者熏而上蒸之義累者欲塵累聚萬物炊累謂萬物皆圓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臧善也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勿擾乱之人心排下而進上。人心因覓而生或為人所排則悵然失志而下或少進之則希望不已而上矣上下囚殺。上下無常因人起倒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淖約柔乎剛強。淖約僄美也剛強之人或為淖約所柔以項羽而傾於虞美人是也廉劌雕琢。廉劌圭角也雕琢磨礱也此皆俱排希進之人用心如此其熱焦火故語其躁急似之其寒凝冰其戰兢似之其疾俛仰之間再撫

陸西星曰仁義之端一開儒墨各緣此立敎同己者喜之異己者怒之有見于此則以爲智無見于彼則以為愚以

而再撫四海之外其迅速叹似之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
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方其不動則寂然而已其動也
則一念起如縣係於天僨驕亢突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音跋
循脾肉不生之意胈白肉也脛無毛勞其足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
藏若心志以為仁義矜其血氣束其筋骨以規法度然猶有
不勝也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
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天下大駭何也堯舜以刑戮施於下而湯武以刑戮施於上故大駭下有桀跖。上有曾
史而儒墨畢起堯舜勤勞湯武征伐皆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一倡足以下負不仁不義之

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為信而訕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於是乎殫盡思慮應接不暇所謂求竭也

名而為桀為跖上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為史以致儒墨各緣此立教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玄同之德衰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合而百姓求竭矣求竭者殫盡思慮應接不暇也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决焉釿鋸椎鑿皆肉形也繩束縛也墨黥也天下脊脊音藉又同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是以賢者伏處以免禍而其君自勞而今世殊死者相枕也天下之被罪者甚衆殊死謂死謂事有慘差不等而皆同以死断桁楊者相推也桁楊長械施人頸中刑者相推言相推授也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

南首而卧四字狀其自適絕似順下風十三字狀其謙退絕似

支離翹跂也攘臂僢乎言談也皆自許自高之貌奎世羅於法網之密賢者遠引高蹈而乃有儒墨高自標置於罪人之中。意甚矣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智之不為桁揚接槢也。接槢者桁揚之會今枷中橫木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枘員鑿方皆所以製桎梏者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嚆矢今之响箭行刼者之先聲也數句皆喻有仁義聖智則必招禍故儒墨之徒恐未得僥倖苟免也乃桀跖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桀跖之先聲也故曰絕聖棄智而天下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空同當北斗下山也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

蘇子瞻曰思也為也欲也三者皆無則形神一而可長生吾事足矣天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為我畜之為之在我成之在彼也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

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近裏看己之學也故以為善問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遠不可窮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微不可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惟無視無聽聚其耳志其目抱神以靜而以神存於心曰抱神靜則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長生故神必清靜形不勞役精不搖動則可以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神形之主也神守其形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慎女內。握固其精神閉女外。閑鍵其耳自多知為敗泯絶其思慮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

然非我使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分成與毀耳

也。然而道之陰陽不可不知我教女雌於大明之上而至彼至陽之初入於窈冥之門而至彼至陰之初天地。有官。則陰主靜陽主動而天地有官矣陰陽有藏。陰中含陽陽中含陰而陰陽有藏矣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即此互藏之陰陽而慎守之則吾身之物將自壯此物字冊家所謂藥物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既慎守其一而調陰陽氣存之和則形神妙而與道合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illegible]奇之文

呂吉甫曰至無以供其求則天府之富无窮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是也

外篇天地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也。無聲之中。獨聞和焉。人謂無声而我所獨聞知入音之相和。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後能物々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入微入玄而後能盡妙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故其與物接也虛而能應即至無而亦足以供萬物之求也時出而用雖不可以一定名要其歸宿摠不出此心之神明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近或遠無所不該也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喻道使知。知覺者索之而不得。使離朱。明者索之而

呂吉甫曰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崐崘喻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上識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玄珠所以得也

不得使喫詬(口辯者)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無心之喻)象
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堯觀乎華(地名)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
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
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
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使各任其職)
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各理其事)則何事之有夫聖
人鶉居而鷇食(鶉鳥無常居鷇鳥初生者其母哺之雖食而非自陳)鳥行而無

郭象曰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死也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

羅勉道曰大人者明白而歸諸素无為而

彰率性而動而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物與我各得其主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解脫之意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虛無之處三患莫至三患少壯老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溝為水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音窟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拔也數如泆湯洋溢如湯沸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嘆曰吾聞之吾師有

还之料体性抱神以遊於世倍者也賜之李宜不及此固將驚之矣且渾沌之術皆不易識也其驚之也不亦宜乎借孔子之言以明渾沌之當全如此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不純虛明）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不能抱静）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不能載道）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循奚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盖眾（於于誇誕貌盖衆猶盖世）獨絃哀歌（諭言說也）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黜聰明）墮汝形骸（志已）而庶幾乎（如此方庶幾於道）而身之不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无廢吾治圃之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音旭）頊然不自得（卑陬慙悪貌頊頊自失貌）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

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不復其常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天下一人指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桔橰之類聖人之道今徒不然獨不然也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猖狂不知所往汒乎淳備哉汒無迹也淳備純一渾全也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人心中必无功利機巧之事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所言行於世謷然不顧雖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所言不行於世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

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我則為世故所役不自定故曰風波之民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 假人事以修渾沌之術渾沌上古之君純乎道德者 識其一不知其二 守純一而無二無雜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內本心外上物 夫明白入素 明白則可入於素 無為復朴 無為則可復於自然之朴 體性 全性 抱神 主靜 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 固宜也汝未知此道宜其驚異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 惡其諛親 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 惡其諂君 而未知

許慎曰終身導人終身諛人世俗俱迷落其中而不自覺亦足悲矣

此其必然耶（世俗之言亦未足為必然之定論）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為之道諛之人也（導諛乎已者則不以導諛之名加之捴是世俗惡人之導諛乎君親而悅人之導諛乎已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已惡導諛之名而終身為道諛之變世俗固無定見君子不可無定守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合物譬喻潤色其辭使人易曉雖可以集衆然終始本末多不相掩故曰不相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言合譬飾詞之人方且垂衣裳設采色云云而不自知其愚分明識取一時聚徒講學之人務空談而無實行者）

人曰世皆大愚也皆大惑也誰其醒之自棄其巧故目忘其智懸則幾矣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皆惑於斯人而予獨欲有所顧往誰與從之又自悲也蓋深有所激而憤悱之詞大聲不入於里耳古樂不入俗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里巷之曲則悅聽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不止不入也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俗言勝則至言隱此言愚惑之人與之說必不入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缶鍾當作垂踵謂惑而不前坐垂其足雖欲有所往不可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

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與比憂〔勿與推說則自不比於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厲人蓋貌醜者故恐其似己世之大惑大愚不自知反不若厲人〕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同此一木〕〔或為犧樽或棄溝中榮辱不同其為枯木一也〕跖與曾〔曾參史〕史行義有間矣其於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聽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顙〔困惾衝逆人也中顙氣自鼻而通於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悪〕爽〔列〕

許慎曰精柔從生亦從病楊墨之言故極品以誠之如此

五曰趣舍滑心（音汩）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離跂仁義以其說自困）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音恣）其內（柴硬塞也以其趣舍形諸言色與人爭是非而胸次為之硬得）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四者皆儒服以礼自拘束）內支盈於柴柵（其在於內支塞充盈如柴柵然言胸中不自在）外重纆繳（外為礼文拘束如罪人被束縛然纆繳繩縛也）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交手背縛而歷見其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神奇之文

呂吉甫曰道不測而神得道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皆以此矣

外篇天運

天其運乎。轉也地其處乎。止也日月其爭於所乎。相代謝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言使之者誰各自運自處自代謝耳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不得自由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隆起也施止也或作或止孰為之也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為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而往來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披拂搖蕩也敢問何故。問自爾之之故巫咸袑音超。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

郭象曰首引孔子起而漸入於三皇五帝之礼義法度期於合時宜應治体而已彼以為美者此或以為悪故當應時而变然後皆適也然則礼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过時而不棄則醜人也以訊孔子不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之謂上皇。（九洛九州也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上皇三皇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汝也）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之未陳也。盛以篋衍（篋也笥也）。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草之人）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音米）焉。（眯塵其目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

[illegible]因時觀變故不究於窮

陳詳道曰夫聖人者當與世推移不膠於

下。故伐木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夢謂魂魄顛倒眯謂目睛翳避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不執一之道方可應世不窮且子獨不見夫桔槹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桔槹隨人俯仰正無方而應物者故夫三皇五帝之禮

一定故師金於孔子始況以芻狗舟車次況以桔槔橘柚終況以猨狙好醜猶古今周魯之不可一也

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四昔

人皆美之味各不同此以喻皇帝不同禮樂故禮樂法度者皆應時而變

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

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強猨狙而

衣人服猶強今人而行古人之禮樂。故西施病心而矉（音頻）其里（矉蹙額也）其里

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

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

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矉之所以美者必西施而後可道之所以行者

必古人而後可）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呂吉甫曰天下以失其朴而救以仁義无異建鼓求亡子也且鵠白烏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名譽之觀无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呴以溫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

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憤逆也尚仁義以逆其性故亂眯目噆膚為逆心之喻言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則已大）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摠德而立矣（順化而行執德而立斯易持易行之道）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栖栖皇皇求天下之不知者而曉之若擊鼓而求逃亡者）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黑白有自然之質不足致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以名譽觀示於天下此心便不廣忘之乃廣大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音呼）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魚之呴濡其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有不若忘仁義而仁義者也）

相呴以仁義之温洙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

奪奇之文

呂吉甫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莽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辨牛馬則為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無所不見也順流至于北海言循理而求

外篇秋風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涇濁也非涇渭之涇兩涘渚涯涘音俟之間。不辯牛馬。廣大故望不分別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海中向若而歎曰。若海神名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道理千端萬緒聞其百自以為多我之謂也。且夫我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笑於大方之家。大方大道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拘於井中之空

則必淂其所歸旋回望洋向若回趋大道從无窮之遊也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所知止一時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洩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尾閭沃焦也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謙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太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音雷空之在大澤乎礨空

呂吉甫曰計四海在天地間也国在海内人卒在万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為名語之以為博自太道無方覌之輕其義而以其聞豈

小穴也蟻冢之類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稊米小米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凡物之有名者號數有萬而人處其一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卒勞也窮九州穀食所生舟車所至物類有萬而其一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以人之一對物之萬則益渺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五帝以下以所連所爭所憂所勞所辭所語者自多與河伯之自多於水無異河伯曰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

盧語哉

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

此又說貴賤無常之喻以明貴賤之不可為一門而小大不可為一家也

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按宋當作衛匡衛邑

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来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列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

郭象曰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可之求諱也時勢適然者言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也漁父獵大列士之勇情各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矣知命非已制故无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无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

…異於紫極閒堂也

郭象曰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從小鳥之自足於蓬蒿也左足未入右膝已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蠏與科斗。虷井中赤虫也蠏螃蠏也科斗蝦蟇子也埳井之地虷蠏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虷蠏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埳井壞井也此亦至矣。夫子何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

緊明大之不遊於小非禁去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也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无所不至也夫遊无窮者非辯察所得非其任者夫之可也以此效彼所失之矣

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小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而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商蚷小虫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也天無南無北奭然四解釋然四達淪於不測所入若深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在無極之先反於大通歸於

褚伯秀曰莊子辭召以神龜為喻昔陶隱居畫二犢牛以答詔一拘羈於鞭繩一優

至道。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以察察之小明而欲窮索之以言辭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餘子即孟子所謂餘夫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邯鄲國所能之步又失其故行矣。學未成而故步又失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往見之先宣其言曰。願以境內累矣。言欲托之以国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藏之以笥覆之以巾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游於水草亦此意

尾於塗中乎塗中泥中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褚伯秀曰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

神奇之文

外篇達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音玄）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粧成境界）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水之旋入者為齊）與汩（音骨）偕出（水湧出者為汩）從水之道

交物安往而不全哉　按此段即與物無迕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與

而不為私焉水自有常行之道若從之以出入而不以己私與之可以得志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外篇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何謂材與不材之間

蓋吾有材而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然

非道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無心則無累矣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不立人我毀譽不生用則為龍不用則為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與時推移而不專為龍不專為蛇皆無心意一上一下以和為量和順也量則也上下無常位惟以順自然為則浮游乎萬物之祖浮游於萬物未有名之先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則既不能物於物又焉累於物哉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今世則不然以己身為萬物之貴則貴己而賤物以其道為人倫之傳則以上而臨下矣合則離人我既立意見互起者合則勢大有離之者成則毀成則功高有毀之者廉則挫廉則太露有挫之者尊則議尊則招推有議之者有為則虧有為則功成有虧之者賢則謀賢則多智故有謀之不肖則欺不肖則愚

郭象曰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懷憂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故當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

故有歎之胡可得而必乎哉材則如木不材則如鴈均不能自免然則材不材之間求以自免又胡可必乎悲夫弟子識之其唯道德之鄉音向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居然安然也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刳音枯形去皮淨其外洒心去欲

又曰虛舟觸舟而不怒彼乘道德而浮游者其于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淨其內而遊於無人之野了然獨立方舟兩舟相並而濟於河有虛船来觸舟雖有偏音楄心之人不怒船本無人雖觸不怒有一人在其上設有一人在虛舟之上則呼張歙之則必呼其人使張歙之張撑開歙歛退也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至三呼不應則必叫罵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無人虛也故不怒有人實也故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玄鳥其為鳥也翂翂翐翐音分秩而

許愼曰天下莫病於自炫自炫者適所以自禍也此段議論淺丗者可為明戒

似無能。[不能奮飛之貌] 引援而飛，[擇飛乃飛] 迫脅而棲，[近人而為巢]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餘也] 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鳥既不大而行復不多故免於害] 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井井先竭。[揄以材取禍] 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以材自見故不免於禍]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推功名道流而不明居。[順道而行不以聰明自居] 得行而不名處。[雖得其志不以功名自處] 純純。常常。巧比於狂。[純一其心平常其行與倡狂不知所之者同] 削迹捐勢。不為功名。[削迹杜門無迹捐勢不事王侯也] 是故。

許愼曰雖是訕嘲之談然利合天屬兩語自是不易議論

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
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
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
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假人假国
之人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布錢
也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
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

唐順之曰美何足惡只自知其美大不好耳苟去自美之行則又何惡哉

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陽子（即楊朱）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人對曰其美者自美（自美則有驕妬之心）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自惡者則有退讓之心）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行賢有賢德也自賢自矜也言賢而能絕去自矜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神奇之文

呂吉甫曰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也至于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舞蹈其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故以譬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外篇田子方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瞠直視也步趨馳奔皆就馬而喻）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步亦步是夫子言而回亦嘗言也餘效此）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不期親而人親）無器而民蹈乎前（無名位而民歸）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此夫子之神化回不知其所以然故瞠乎若後）仲尼曰惡可不察與（當更於此精察）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死不聞道也生不聞道）

陸西星曰孫叔敖亦幾乎知道者觀其言知來去之無常知得失之非我而又審其輕重兩在之權若果重在令尹則我無與果重在我則令尹無與既然兩不相干夫復何生欣戚方將躊躇四顧自皆不給也矣

與無生洞言不可狂過此生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鼻息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忘乎我。在我耶忘乎彼。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在彼耶忘乎我云云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躊躇四顧高想天地之間以求所謂不可得而貴賤者又安知人貴人賤哉

神奇之文

呂吉甫曰聖人原變達理為而無為作而不作不越乎自然者觀乎天地而已

呂吉甫曰身為委形生為委和性命為委順是此一身知本無

外篇知北遊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以美利利天下皆自然之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四時有節候氣序皆自然之法）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萬物各有成性皆自然之理）聖人者原天地之變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惟聖人原天地之變達萬物之理亦以無為而成妙用故曰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效法焉耳）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委聚也夫身地火水風四大假合而有故曰身非汝有是委形）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陰陽二五交通成和而後有生氣故曰生為委和）性命非

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天地烜陽之氣所為則迭者汝安得有之哉

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順理也有生則性命性命在我即造化之理故曰委順）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孫子委蛻）故行不知所往（其行孰往）處不知所持（其處孰持）食不知所味（其食孰味）天地之彊陽氣也（皆天地彊陽健動之氣為之皆非我有）又胡可得而有耶（舉數者而皆非我有則今者幻身更在何處又胡得而私有夫道耶）

神奇之文

郭象曰畫然飾智挈然矜仁擁腫朴也鞅掌自得也異之異其棄知而任愚也夫典四時俱者無近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近故不為也至人尸

雜篇庚桑楚

老聃之役（執弟子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即絕聖棄智之說）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擁腫鞅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居三年畏壘大壤（治）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異之（見其肅洒有異於人）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又方見其益）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皆敬祀之意）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不樂）弟子異之（怪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寳成夫春與秋豈

居而百姓自往非由知也故不欲為物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無得而化哉。大道已行矣。天道春生秋成有大美而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大道行之也道則無為此皆自然無心之喻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尸居無為而百姓率其性之自然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杓小器也必我褊淺易見故人得以敬之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有愧於師訓故不釋然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六尺曰步七尺曰仞 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喻褊小之也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縱恣為非祥妖孽也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

呂氏曰老聃以本為精以末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淳樸之道故藏身不厭深眇德遺

之民乎。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在堯舜已然況畏壘細民乎夫子亦聽矣頃先生亦望治之心不能自己先生盡亦聽之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介有頃也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螘蟻同能苦之碭蕩於涸澤也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欲遁世而無名且夫二子者。指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以堯舜為辯猶垣墻之上將欲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證失宜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屑屑容心之意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音揠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之數物者以上數事言民之於利甚勤句子有殺弒同

堯舜而不爲也

呂吉甫曰衛生以無爲爲經故翛然無係侗然無碍則知兒子矣使其嘷出於哀怒而不和其能不嗄乎以至握而不知其爲

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民之趨利甚勤不可以利先也若以利先之則有棄父叛君取天下名器而分裂於日中正晝之間恬不知畏者阫牆也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此甚極堯舜之流弊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言病猶未甚故能自言其狀病之甚則不能言矣言趨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雖有教誨愈自驚疑趎願聞生之經而已矣。今不敢復請只願聞衛生之常法而已老子曰。以下詰問衛生之經。能抱一乎。全其純一能無失乎。得於天者無喪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前知吉凶能止乎。知止能已乎。知足能舍諸人而求諸

握而不知其為視其行止一出於無心隨物宛轉同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

郭象曰幽顯无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又曰志之所攖焦火凝氷故其

已乎。專治能翛音蕭然乎。無係能侗然乎。無知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嘷哭也嗌喉也嗄聲乾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卷手曰握掜屈不可伸也共其德言其性个个如此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音舜，偏不在外也。目動曰瞚精有所移曰偏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言其無心與物委蛇音移而同其波。隨順無忤是衛生之經已。合德之厚比於赤子則衛生之經孰有過之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謂刑罰為不善乎幽間音閑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謂奪其魄而益之疢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獨修於人所不見之地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志有所着皆能自傷其害比之鏌鋣尤甚寇莫大

為兵甚於劍戟蓋心使氣則陰陽散結於五臟所在皆陰陽姦不可逃也

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有陽病則陽氣侵之有陰病則陰氣浸其為兹害莫逃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皆心失和平則沴氣乘虛而入陰陽豈能為兹耶

神奇之文

陳景元曰以仁義為可必則夷齊不餓死以智為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為可必則伍員萇弘不遭戮矣此忠夫佞倖两隔而不可必也皆未明外物不可

雜篇外物（前篇無今補之）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身外之物不可必故龍逢比干箕子之忠惡來之佞桀紂之暴均不免禍患）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伍員吳臣被戮以鴟夷之皮沉之於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萇弘周靈王時臣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孝己殷高宗子逐於後母曾參為父芸瓜誤斷其根大杖幾死故以為有憂悲之事）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大黑繩也）五十犗（音界）以為餌。（犗犍牛也）蹲（音存）乎會（音噲）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音基）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

必之里也林旋獨門大魚食之至憚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降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傳是也

之牽巨緇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鬣也）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離剖之也乾肉曰腊）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厭飽飫也）已而後世輇（音詮）才諷說之徒（小才而道聽塗說者）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小繩）趣灌瀆（田中灌水之瀆）守鯢鮒（小魚）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音玄）令（縣賞令以待言者）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補音之文

陳景元曰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之亦當知愧矣

雜篇讓王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

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言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為小官春秋有羊舌戰是其証也

新刊萬文一統卷之十五終

新刊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卷之十六

外集

幻頡之文

焦竑曰夫巨細舛錯脩短妖壽雖天地之大群品之衆涉于有

幻頡文引

文誰幻頡子列之技維列與莊紹述李耳莊得其神列得其致兩家登壇揚詞吐氣要以巧運風生莊似髙列一地要以鋪景傳情列亦與莊並轡綺歟莊列鶡冠尹華俱難比擬選幻頡文第十八

天瑞篇　列子

子列子（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不子之所記故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年飢）將嫁於衛（自家而出謂之嫁）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生之方閑于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得失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故生生化化于兩間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而非吾人想識之所能及也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于壺子者列子之謂者也其言也。有生不生。有生者塊然之形也不生者有生物而不自生者也有化不化。有化者存亡變化也不化者化物而不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此是實前面不生不化之說疑獨獨者如老子所謂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獨者極高極妙而無隣之意疑者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孫繼臯曰乃能生其生化其化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萬物是也造化無生無化故常生常化無時者即常字也

王世貞曰莊子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未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夫未始也者有

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者豈有物哉故無物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贍群生而不匱乎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疑寂于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係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沉浮各有

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始此書又分作四箇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

沈茂曰此段大意只謂雖天地亦不能盡

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大易大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究者竟也數之極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號稱也大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方化宗主寘一而不變者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此三語亦的當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之

[illegible]之用而况人物乎是十分正當之論

解縉曰此等文直是美化工手心手之上吐龍蛇于唇舌之間而起伏变化屈伸張闔尋之無端逐之無跡玩之而意無窮盡測之而机無萬所淵乎其淵玄

一字便見是無全了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言聖人或有所不能而物能之者正見聖人無全能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不違所宜如忠質文之隨時是也物之所宜各有一定如曲者不可以為直鹹者不可以為酸是不出所位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陰陽剛柔仁義易大傳分作天地人說此又分作天地聖人方物說亦自有理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有生有形有聲有色有味指天地間萬物而言也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造化也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

手其玄始难以思勉及也朱國祚曰此段與易理化生不甚相背而文机鼓舞自是爽心

揚一清曰二十四箇能只是造物兩字造化之妙雖是無知無能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段文好

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

職主也無為造化也不生者生其所生無形者形其所形以至色其所色聲其所聲味其所味皆造化之所職知此下得來又自奇特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論道曰夫道語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嚮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之以黑素之以白矩之以方規之以員員方得形而此無形白

黃洪憲曰過生過養之語亦見有奇然覩莊子骷髏之篇其鋒穎光芒超越此多矣

李大武曰譚玄說真洞徹机竅此中幾段列子得意之書也

丘濬曰太通之論無形相無色

異得名而此無名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無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悟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

相無死生終始相玩此論良然

孫繼皐曰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蓋莊列之見同出一源故其議論其

者亦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散者以虛漠為始以虛漠為始則又以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也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血氣飄溢即聖人所謂方剛也欲慮充起即勞生之甚也欲富欲貴欲也思前筭後慮也充盛也起不可過也外物攻其心則嬰孩之時所謂和德者衰矣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

杜撰大都彷彿而伯仲也唐文獻曰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于天地之間而人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循環相接而不已無間隙之可省見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以成世人冉冉

矣既老則欲慮雖有而不能自強莊子謂逸之以老此謂体將休意同而辭異爾物莫先者言不能與物爭先自然放退雖未及嬰孩與物無傷之時而比之少壯為物所攻之日則有間矣至於形氣既盡反而歸其所即莊子所謂息我以死也極者太極之極也前所所謂形變之始也粥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即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挳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損彼盈此成此虧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

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

朱國祚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也其造化機緘之妙不可意象求不可思想測而過求者或以不洞徹為憂或以竊管

不異皮膚爪髮隨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麁者新故相換况妙於此者乎間不可覺俟至後知天地之間運轉無已人居其間而不自覺譬如身在舟中舟行人不知也天地之轉移誰得而覺之人之自少至老亦無間隙之可見必時至而後知故曰間不可覺俟至後知躰態也智意見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耶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况積氣之有

竊[illegible]曰惑之甚者也故發此一章議論見杞人之憂固惑也即曉之者之喜背惑也總之何思何慮之天不識不知之境則得之矣

王世貞曰憂之者惑也喜之者又惑也故

光耀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四字皆踐踏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渾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軆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識為大遠言

只當如此見解
沈一貫曰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
朱之蕃曰此中所論甚覺奇氣我朝解季上之壽相國也云賊賊賊字相

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此一也彼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忘之情無彼此何所容其心乎

𪗋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𪗋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以智反延也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

直是賊偷山川之秀氣盜江河之血脉此俱是胸臆活弄以文為戲然其見解似得之此矣

王鏊曰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也

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没其先居之財不惟其所盜者不可終得而自家先前之財且被官司籍没矣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熈哀痛之聲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凡事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下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

王世貞曰却將盜來翻來覆去此巧弄之文

自能自聚

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

若其有盜耶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耶則外內不得異也

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

有公私者亦盜也

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

亡公私者亦盜也

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獲欲譴之非能去而無心者也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

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德

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唐文獻評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飾愛飾貌於伐智能也為惑矣至於甚者錯認外物以為已有乃自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擅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臟吾誰與為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化也則庶幾哉打透得此關破

矣

瞿景淳曰後李輩名慕空虛求佛說作靜字印証予以子列干此段置之座側足矣久惡用浮慕多索陸燦曰由靜入定由定入神雖足禪佛之說實吾儒始李時第

列子

黃帝篇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哉稱之也尹士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音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墜怨也而請辭。列子又不令。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

一聆盖是非利害分心自然入耳出口如今後李却效坐禅之法殆有見於此

瞿景淳曰心既無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躲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

害始得夫子一聆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愿慾藏情者也故聆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顔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胸懷内外如一不猶愈於已而不顧哉欣其一故聊寄笑焉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去聲下同縱放也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内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

石[illegible]言若以無念為念無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

王鏊曰莊子達生篇亦有此語此是其一

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所司今神凝形發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臭味不賴鼻口故六臟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耶

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氣骵不能相容一節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列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閡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實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

宗李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

趙用賢曰形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造者作也

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魚語女音汝按魚當作吾凡有貌像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至昆虫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覩則無殊純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何秀曰惟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何秀曰同是形色之一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之理也則易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尋形聲欲窮其發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宜其然無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秉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並游豈得無終始之所乎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道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閡然後

蕭雲峰曰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似此三語道出情狀的然

劉德濤曰玩此議論吾於操舟得為學者一步進一步一層高一層亦猶是也

道於群生焉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郤音絃閒也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遻音忤遇也物而不慴。遇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而況得全於天乎。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不開性分之外故曰藏也

顏回乎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數也。善游者數能。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

唐文獻曰：善於水者忘乎水，深於道者忘乎道。彼沾沾自命者，皆不造其堂，不寄其戚者也。

沈自邠曰：巧心本一，纔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心剝有所扞掐而憚而惛也。雖巧亦拙矣。

謖操之者也。（謖，起也。何秀曰：能驚沒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譆音依，與譩同，歎聲也。）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之說也。）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遊者之數能也，忘水也。（忘水則無矜畏之心。）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往而不暇！（所遇皆閒暇也。）以瓦摳者巧，（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亦曰藏摳。）以鉤（鉤，銅為之。）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惛音昏，迷惛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惟忘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

記事之文

申時行曰此假說有化人如此非實有此等人也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天下列子因撰出化人與之神遊若此云

王直曰文機奇岩九

周穆王　　列子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名滿昭王子也西極者西方極至之地乃西番也化人化幻之異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應人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臭也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赭音者赤色堊音惡白土也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大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

綴浮圖除非巧心匠手却撰不出

陸可教曰粧出景象清虛寂寞絕不像人間境界亦文之善鋪張者羨之文曰乘輕風以翱翔直羽化而蹁躚此文幾

時食物也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名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娥媌妖好也靡曼柔弱也珥音餌瑱也冕上垂玉以塞耳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芷若香草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云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玉衣。旦夕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袪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給以金銀。給以珠玉。出雲之上。而不知下之據。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

畫有翻翻欲化之想矣

徐顥卿曰假設目不能視耳不能聞意迷精喪以起下神遊一段

又曰應上所居所游而奇氣如語駭目炫心令讀之者自是神思飄蕩不住

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紀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蘇樵也）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以易人之慮王）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移推出也）王若殞虛焉。（殞墜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移之意）化人曰。吾與王

方從哲曰此咸至君之言故遠遊八極有放浪形骸之外意

李大武曰看他模情生景俱極巧妙真是匠工手段

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恒（常存也）疑暫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意其常存疑其暫亡者心之或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也）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䮾。（古騮字華）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渠。（造父為穆王得驊騮赤驥白儀之馬御以巡遊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畧同）主車則造父為御。商（音泰）為右。（淮南子云鉗且泰丙之御也除轡御棄鞭策高誘曰皆古之得道善御也）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盜驪即荀子之纖離者也）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

王湯爵曰[illegible]駘騁之征遊玩之娛復雁出悲慘之情以轉入[illegible]感慨妙[illegible]妙哉

蘇濬曰晉后来相如子虛等賦似從此中脫出模樣格局者

獻白鵠之血以飲王且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湩乳也已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和之其辭哀焉。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大山名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濱於昭宮一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百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焉徂往也謂崩也世以為登假登假者升遐也

沈自邠曰描畫華子之忘處就是昭然在目真巧工傳神手段

黃洪憲曰華子之忘乃其所自意得也而妻子憂之魯儒治之溺其職矣列子此一場議論又以嘲魯儒之好生意見而不能忘且以惡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此數語形容他忘處逼真亦善描景者闔室患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魯有儒生自言其能治之自媒猶云自鬻也以居產之半請其方者彼能醫治此疾則以家業與之半分也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餓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己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

他人之忘也宋濂曰吾人心中湏是通〻融〻無少安排無少掛得其視紛〻世情查如浮去過太空一般何等安閑何等自在一概識想便不覺紛擾了所以華子之忘既悟而深為憤也

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問其以者問其所以黜妻罰子及逐儒生之故也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頃識既往。數十年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蓋當忘之時則情識不生思慮不起任他世上紛紛擾擾都不相惹着何等自在何等安閑今不復然則不得自適其天矣求湏臾自忘於胸中其可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按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而顛紀顏回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

嚴嵩曰此段意蓋謂今世之人皆迷於利欲而不知猶反以有道者爲迷也

李賢曰利欲之迷在鄉則傾一鄉在国則傾一国在天下則傾天下看是非利害之顛錯其所不迷者尚多不尤愈於斷喪迷

秦人逄氏有子。少而惠。及莊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聞歌等句正是迷罔之疾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說簡魯之君子多術藝以頭為下面貶剝根基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傾動也一家之人不因一人之迷而傾其家一鄉之

問其眞心者乎許国曰耳目形骸之迷非眞迷也惟胸中憧憧擾擾妄起是非橫生意想此迷之迷者也老子曰况魯之君子迷之尤者安能解人之迷哉此老辭見素不滿于魯之君子故輙詈隊如此云

人不以一家之迷而傾其鄉盖言迷者少而不迷者尤多則不得而惑之也若天下皆迷於利欲而反爲之疾矣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郵與尤同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傾以成辨爭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者。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家。其人哭不自禁。盖心

沈然孝曰旧国故都見〻聞〻逃空虚者跫然足意似迷此二国邑之厝見形容世情亦恪到家

無眞見而聽人言語遂以為眞不覺其感極而悲也此在恒情亦多如此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紿音待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歡戚者也

約頭之文

王鏊曰樂行憂違却是聖賢康濟的本心此心遂則樂一心拂則憂樂也憂也為吾道也為天下也樂天知命故不憂無真樂也樂天知命有大憂此真憂也夫子有真

仲尼篇　　列子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回不欲明白宣問故絃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實。其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

樂又有真憂聖賢不徒為一身之意見故惓々汲々每知此也彼鄒軻之不豫依然肖此家法矣乃莊列之儔塵芥人世土苴天下則安足語此孫繼皋曰聖心之天一是鳶飛魚躍活潑潑象玩此可想見

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知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此以為憂者將為下文張本故先有此言耳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以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矣董份曰聖人得其全時乎而辨時乎而莊時乎而仁時乎而勇四子者各有其偏爾吾弗許者言彼享此變易時中之道而未能得吾未許可之也又曰此段亦見聖賢偏全之異四子得偏聖人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重往諭之乃反孔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或取其仁或取其辨或取其莊或取其勇四子各有一行之極所謂皆有聖人之一體者是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

得其全分量自是迥別黃震曰此段與孟子顏季孔子一章詞氣不異而道理如一

徐顯卿曰兩人連墻而二十年不相請謁何也心相徑也

能同辨而不能訥必齗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無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吾而不貳也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言其知仁未知變不通之權也此仁字與誠字一般莊列之字義不可與吾書此莊訡也同和光同塵也以四子之有我無有之在我則能易在彼則不能易看他如此說易字便與時字相似但意見殊耳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日數而不及者言日數之而不盡也謂來學者之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力微矣凡其朝朝相與辨之言傳說於天下人無不聞之而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

蔡昂曰貌充者見面盎背也無聞無見無言無知言其雖聞而不聞雖見而不見雖言而不言雖知而不知也形無惕者言德全而無所悚惕於外也

又曰

諸子家言往往善於杜撰寓景象四股許

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不相謁請不通刺而相見也敵爭也不疑斷然也人皆以為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以不相見也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敢穀目不滿色口不釋言心不用知內外實一則形無震動也往奚為謂欲往見之而何所言乎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閱弟子者選擇而行也欺魄者塊然其形以魄而非魄也欺者疑也以彼之欺魄視列子之形神不相偶非南郭子之比故曰不可與群形神不相偶者言形神相離而未為一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

多寫意轉折而文法不煩看是柱與出來

中特行曰禪家正用此機關無此段文字亦與傳灯錄辨義處語句同汝奚妄駭者此乃至人之事汝何妄以為驚駭其意蓋謂汝惟未知至人之事何以有

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指末行者與言言擇其最下者而與之語是以列子爲不足與語也術術然和也專直一也在雄猶尊也狀其旁若無人之意也反舍而有疑者疑南郭子之薄列子也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得意者造道而有得也進知者造道而有知見也此下却分三轉即從心不踰矩之說但說得鼓舞耳大抵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動然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復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

此整驗找於至人何可及耶鬳齋曰諸子之學詞皆驗人然理會処却妙

又曰列子之文多類莊子盡會空虛登幻誕皆一宗相泒

黃洪憲曰此章乃諭言末後轉却如此結斷者言聖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証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榮辱得失死生貧富視之如一皆忘世之事人如豕者無貴賤之分也吾如人者無彼我之異也家如逆旅親猶踈也鄉如蠻夷遠猶近也此皆心無係累也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隷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不可以事君交友御妻子制奴僕者無心於應世也此皆至人之事而以為病者如今禪家罵說也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

智在我奇未始有忘亦謂之病故如此翻騰其說

王世貞曰莊列之論大抵皆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斷常之論亦必源流於此

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乎此非吾淺識所能已也背明而立可見其心扁鵲隔墻見五臟亦有此事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湯子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犇佚音奔逸僵仆也知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與人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偷變居究極之擊莫不須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

鄭注域曰鄧析辯者也伯豐子賢者也鄧析望豐子之來欲戲舞之養〻之義猶孟子所謂役人役於人者也犬豕則受養於人養犬豕而爲我用者人也意謂伯豐之徒食祿於鄭受執政

於野鈇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適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者奚若（世所謂相朝調於舞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爲犬豕自以爲執政者也）長幼群聚而爲牢藉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異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誠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

之養而爲執政所用也

朱國祚曰治軍旅治宗廟出論語此爲后人所撰明矣土木金革声楽書数等語皆後言知其非列氏也

丘濬曰此小兒之辨日爲此說亦可爲彼說亦可而魯君子之

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不周藝成則有不兼巧偏而智數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馬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口無可應但以目視其徒而退愧而且忿也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日時近也。二兒所爭說甚相反別白在下文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

奧則分別意見輙生是非皆不通之論也故撰出一塲機軸以譏嘲之

郭正域曰聖人同此心同此道更不必分別意見不輙起想識而脫近來大都人各各一心〻各

兒曰。日初出蒼蒼凉凉。凉咸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遠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探湯言其熱也日在天地間一陽之氣迭為輪轉此其出也入也孰辨其近孰辨其遠而二小兒者一以日出時為近日中時為遠一以日中時為近日出時為遠此其理俱介在可知不可知之間正所謂六合之外聖人論而不議者而小兒以此為争辨至其究竟則兩邉辨説又俱通得去此將誰辨是非誰較曲直哉夫子不能决則真不能决也已

两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史記曰扁鵲勃海郡人姓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臟之疾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肝腑臟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

一見以致紛紛異同故後說出扁鵲易心一段議論見得心心相易彼此通同則隨所識見皆通出一轍也

王世貞曰二子易心鎔其本識故各異而各歸於同耳

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剖心易慮反異爲同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對上迷死三日言二人辭歸二人公扈齊嬰也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凡人者好皆從心起二子者其初時之心只知有自家妻子而已一為扁鵲所換則昔其人不昔其心了所以妻子不識而獨扁鵲知其所由也然此亦寓言非實有此事也

王錫爵曰箕裘古語也已見學記享考先秦箕皆竹器也冶攻金也夫裘何預此語素難通矣考工記有裘氏不知所主何事此官既缺恐當時所賤或有近於冶者今不可知矣

丘濬曰列子論承蜩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三年不告而執禮愈謹則志向之堅可知矣）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裘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骨和金鐵亦然斆學者必先攻其所易而後能成其所難）汝先觀吾趣（使學者其行步）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趣走疾走也疾走往來無傾跌失措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造父之心甚專故三日而遂盡其巧妙）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言其速成）凡所御者。亦如此也（其節奏步驟亦如此趣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

而說到不及不側用志不分論御而說到不以目視心閑體正分明是虛御風手段

羅倫曰夫行之所獲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

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轡銜脣吻在馬若胸臆掌握在人者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旋轉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人不極而馬不倦則氣力自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此便是神解的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六馬之行不亂不雜也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車行不越乎轍之中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蹄不亂則其地不多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

[illegible]但可行於物乃可施之於立身行巳矣

夫視之一也視之直如平原曠地也吾術窮矣術盡於此汝其識之

辛之造父以善御稱則泰豆之教也

陸埈曰力命諸篇或謂非列子所作然讀其書類皆一死生齊得喪想當時命筆拈爲匠心與天瑞說符諸篇同一筆力柔何信餒而旋此也

李東陽曰飲食居出

力命篇

列子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人子達之類者人但偏向汝也）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欐音麗屋之連綿也言其屋簷之長）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困窮之態大都類若此也）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余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厚

四字昭后面相照

吳寬曰盖嘗論人心唯人所主舍此心而求比只紛去炫且華者徼逐馳騁於駰驥之際傳人伍且羞之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

與薄之驗與言所為之事或窮或達乃能否之驗而皆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屈於其辨而失志歸家若怅也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偊偊行不進貌也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言其狀此乃省文之法也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舍釋也之往也將為爾釋愧故更往其家而與之辨也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余異余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與。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此處述獨詳者必如此而後下東郭先生可得而折之也東郭先

西門子厚於命而薄於德言世于下軒輊偃蹇先諸嘗哉延又本謗聽国氏之盜至先居財丞沒焉向氏亦大愚矣故君子之凝命誠哉小人之守法欽欽焉不敢妄有真也

生曰。汝之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此德字與前德過朕之德字相應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大菽豆名也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柴車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逌音由自得貌與前自失而歸者異矣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怛動也

藕膺曰此段純取莊子出來莊列同本於老氏故其詞語彌近（似）

又曰此與上節文旻不蒙意實相承細玩之方覺其妙

陳于陛曰此下五段提出此等名字以形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夭此語似若反常而非反常言其似若違理而實非違理也以壽夭為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也知壽夭之出於自然而又知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順之疑矣

墨音眉尿單音戰至音咥嘽咺憋懯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胥如志者四者之人同遊於世

[illegible]人情也態亦莊子所謂淫佚啓態之類

李大武曰上節即莊子子桑戶與子琴張孟子反等四人相與為友此則四人皆相為友

各如其志也而其情彼此雖窮年之久皆不相知此其用智之深也墨音冒㞙女履反墨㞙軟弱也單至不安貌嘽咺恐懼貌憋懯急速貌

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不相語術者言其不以術相告也自以為用巧之微妙婩所不辭悟貌

𠍏伢情露謇極凌誶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意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此四等矜才之人𠍏伢獪猾也情露今人言貴弄之意謇極吃急之意凌誶詰問也莊子曰哲士無凌誶之事不樂不相曉悟不相曉俞也

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讁發自以行無戾也此四等異行之人眠娗琴綄不正之貌諈諉煩

王直曰多偶多可也易舟人合也自卑自用也舟人不合秉權得勢而有救者隻立孤立而无所悍者不相頑視皆自以為得財也

王錫爵曰成者似成而非成敗者似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而為成

絜貌怯疑拙退也不相適發者不相决別也

多偶自專秉權隻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聆自以時之適也出爻其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衆態者也上五項之人也道自然也咸之於道之往也言皆出於自然也其情貌態度雖不一皆不得自由也命所歸者皆歸諸命也此意蓋謂人情世態種種不同亦皆其命為之

侂侂姑危反幾欲之貌成者偝成也初非成也侂侂敗者偝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偝惑其以成敗而不偝能辨迷之所由也之際昧然於偝而不昧然際循會也言冥昧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前

敗所或故曰迷生於倘然其倘似之際雖若昧然而不可知而其理實甚明初未嘗昧然也苟于其倘似之際而有不昧然之見則權不足駭福不足喜上句本是全而死喪下結以自全自亡自喪哉舞之文也

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
故必不駭不喜而隨時動止則非智所能識也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
此明用智計之不知任自然也
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後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
中半也
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
此等言語便與孟子知命者不立岩墻之下者不同聖賢之言所以異於異端也以多智之人而有所度量則其得失固亦相半若以無智之人而無所量度得失亦相半得亦中亡亦中者中半言言多筭亦筭不盡至愚者亦有時而得也
量與不量料與不料。

其意蓋曰全者喪者自喪无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也

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若皆無所量度亦無不量度則其得其失皆無之是其天者全而無喪矣然全亦不可知也喪亦不可知也無所全喪亦不可知也故曰亦非知全亦非知喪

[illegible]之文

王鏊曰四節共為一章專論名之一字凡四轉結在偽字上終是晉人口氣

方從哲曰勞苦而得名故來此以貴宗族之澤迂鄉党之利而況子孫乎此名之所

列子

楊朱篇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人而已矣言均之為人只為生足矣何用名乎名乃苦其身燋其心者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是一轉凡為名者必廉必讓既廉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此又是問詞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此又一轉卻論名之實為管仲從其君成霸業此實名也而其利反止於

以有益也

沈一貫曰此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却歸結在一偽字上實無名名無実六字亦佳但曰名者偽而已此則矯世之論也

王鏊曰讀列子書與讀古人詩

一身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田氏所為皆矯其君自求譽此偽名也而乃終有齊國是偽者富而實者貧也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此又一轉謂名皆偽也有實德者則不近名好名者無實行凡為名者皆偽也既以名為偽乃借堯舜夷齊立說此所以為異端之書省者審也言實偽之辨如此審矣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齊音劑謂分劑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

一般羅大經常云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麼用如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其中亦盡有可玩索処大

弭弭謂消散也夜眠則夜夜竟消散晝覺之所爲。日間紛擾此心若作則遺失吾生又多時矣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哀痛疾苦亡失憂懼則傷生者又多時矣量数十年之中卣然而自得。無介然之慮者絶無一毫少介蔕也亦無一時之中爾言忻樂時少縱有樂時豈能盡無細微不足之慮謂不能全其樂也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雖終身間有一時之樂然為刑賞所禁勸名法所進退則方十內又無半時之樂矣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終身而襲一時之譽生前而啚死後之榮皆人情常態也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

低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讀此書亦然

又曰楊朱此論與孔聖大受小知之言竟畧相類

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胸中殊無自得一時不安閒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异音異此說盡人世受苦令人爽然自失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二句總是順其自然意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當目前之娛可以好則好不以慕名而去之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死後之名固人所好亦不自甘扵刑禍而取之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謂行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真亦不出易簡兩字東坡云千鈞之牛至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都於山林亦是此意大抵天下事易簡則輕捷煩雜則重滯也

羊而成群也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童子習於牧羊故荷箠而有餘能也若欲使之任大役艱必不能矣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堯舜不習此故責以驅羊則不能前也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支派小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鴻鵠奮翼於凌霄之上不肯集於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所謂黃鍾大呂不作錚錚響是也何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成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懼其夭死也畏人。懼人毀譏而無名也畏威。懼人奪吾位而懾其威也畏刑。懼我之徇貨利而以法繩職也此謂之遁。

錢福曰：田父可坐殺者，言以田野之人，使其閑坐不待刀鋸而可殺之，蓋彼以勞苦為常，一旦忽然安處，則心至生病痟骨酸。七使大國君與田野之人易地而處，雖頃刻亦不可居矣。子美曰：無貴賤，不悲無當

人也。遁天背理之人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等四者於意外則我自尊崇而胸中皆自得也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無婚宦則情慾可減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相使周諺曰：田父可坐殺。宴安鴆毒之喻看下文自見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倦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田夫之性素不習閑一旦常處故必生病也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易地而處也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

貧亦是此章之意似近於此蓋言人生只是習慣若皆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繞繞息則處處背安此語却有味　又曰足處只消一句何等古健有力

者。野人安之則便以為至美而舉天下無有踰此者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
緼黂破麻絮之類僅以過冬。暨春冬作。自曝於日。不知天
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纊狐狢。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
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此管窺而生井人也故致富室之譏如下文云
云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大菽甘枲好麻子也莖
芹絲芹菜而為羨萍子者萊類對鄉豪稱之田夫以負日之暄將獻於王而此以
戎菽之羨稱之於鄉豪其見一也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謂毒烈其口也慘
於腹謂腹大慘痛也衆哂而怨之知衆之怨此人則君之不賞田夫可知矣其人
大慙其人大慙者知已之所珍乃富貴人之所厭棄而且以貽笑大方也子此類也

繽紛之文

泥自卯曰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似壺子荅而不終顯列子一得持后之蒙因而自釋之壺子又以為解故不復容列子也

說符篇（符驗也言事故無方倚伏相推列子言而驗之者攝乎变通之會也）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後其身而身先）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而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美惡報應譬之影響理無差焉）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言見聲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

趙用賢曰冲和典實此為根理平正之淡

鄒德溥曰玩此說話頗與吾儒依稀云

唐文獻曰鄭子陽亦不是好的人故雖周之粟而列子不之受

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理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己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由徑也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户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考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

至云以人之言而遺我又且以人之言罪我則有所托而為詞名也

方從哲曰此見勝敵不難而難於持勝所以悍其驕心也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異乱一作）而殺子陽。

趙襄子使子新稺穆子攻翟。（穆子襄子家臣也。翟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謁之。（遽傳也。謁見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

溫托齊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而况於人乎故憂者所以昌而喜者所以亡

沈懋孝曰死一也或成仁或取義在利欲以醜後世仁即義耶詎傷勇耶

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力也拓舉也孔子力能舉門關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卻之為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蔆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

又曰此段似戰國風聲氣習晉語之類智氏之豫讓皆杜厲之輩者

焦竑曰此章最轉警前以爲問答今禪家答話亦有此風

又曰

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豫讓曰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以衆人待之此確論也柱厲叔事莒敖公既不知己則可以無死矣而欲死之故亦以知不知無辨譏之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左傳狼瞫之事亦是此意懟其君不知也而至於殺其身此非直道也吾以醜後世君之不知臣者此意亦佳

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隣人曰多岐路既反問

心不可兩用術不可多岐多岐分心不徒斈術為然

張燧曰此段譬喻曲說從小以至大從物以及人從粗以及精緩而不驟婉而不露含蓄許多妙哉此列子真筆

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此段設為亡羊之譬亦如莊子寓言岐路分也岐路之中又有岐路謂分而又分也以喻學術之不一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楊子戚然而不言笑者有感也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

王世貞曰天下有同歸而異成故悟者會之昧者拘焉則斈泅而溺之類也

楊守陳曰從來善於理會者其設為問荅探機索意於言語之外子貢爽

於儒孰是孰非邪仁義同出而異名者以所遇之時異所為之事異所處之地異故也得其初意則理一分殊異途同歸

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彼學泅反溺者是徒知學之末流違其初失其本矣

心都子默然而出。儒一也而有三術即多岐也成徒衆也成徒循曰成聚也因學泅而得溺喻學之末流多違其初失其本也以都子嘿然而出悟其言外之意

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

齊之問知夫子不為衛心都子三術之閒悟亡羊之譬此在悟者得之不可言傳也

陸可教曰虛名無實之喻也坡詩所用甕箕亦此意

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大道大路也大道本一至於多岐則亡羊至學本同至於多方則喪生此本同而末異也歸同反一者歸同於至道而反於至一之理則無得無喪矣況情也未達先生之情何以習先生之道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不禁民之捕而放物之生則恩不掩過矣不如禁民勿捕則鳥獸得以各遂其生耶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隣人曰吾富可待矣齒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得虛契而自喜亦愚之甚矣

徐顯卿曰此言世情之難必公私之難明喻亦甚美

方孝孺曰此章循諺言疑心生暗思也其得世情之微

瞿景淳曰心有所著顚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即大学

人有枯梧樹者其隣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隣人遽而伐之隣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不悅曰隣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隣若此其險豈可哉不祥之告初意本善也因求為薪而反啓其疑近於和也若此其險是句絕豈可哉三字一句

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音掘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隣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心有所疑其人雖不竊鈇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件件皆可疑此喻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張剖切策端有鈇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

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申時行曰此篇議論皆正皆與儒書合未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

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倒杖策者以其杖倒轉而自策也錣杖末之鋭也株下也埳阱也意有所屬着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知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志在攫金而不見其人是遂歟不見太山也言心有所迷故至此

新刊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内外集十六卷終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卷之十七

外集　悲憤之文

悲憤文引

屈子之忠忠而過賦彼離騷自沉汨羅宋玉辨其寃賈傅弔其魂乃因鵩以自觧亦竟殞于長沙至彼獄中書腐令序報任荅穢聞樂絶交此人皆有所感憤不得伸聊以自廣選悲憤文第十九

屈原楚辭

離騷經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離别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别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

劉知幾曰離騷經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須显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

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世有令名以至于巳是恩深而義厚也攝提星名貞正也正月為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為名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巳始下毋躰而生也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正平則法靈神均調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為美稱耳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扈被也離香草江離蘼蕪也芷香草紉索也蘭亦香草佩飾也汩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音蹇毗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汩水流去疾之貌言已之汲汲自修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我而過去搴援取也阰山名木蘭犬名攬執也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所采取皆芳草久固之物以比所行者皆忠善長久之道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

洪興祖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

按前云三后指禹湯文至此繼及堯舜者稱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

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言已但知朝夕修潔而不知歲月之不留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来吾道夫先路草荒曰穢以比讒邪騏驥以壯賢智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壯盛之時棄去惡行改此惑誤而乘駿馬以来随我則我當為君導以入聖王之道也昔三后之純粹兮間衆芳之所在雜中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三后謂禹湯文王衆芳喻群賢雜用衆賢以致治非獨專任一二人而已也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昌被衣不帶之貌捷邪出也徑小路也窘急也桀紂之亂若被衣不帶者獨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君車宜安

馮覲曰歷敘至此方說出被讒說何婉而切也然于荃略無怨言又見其怨誹而不亂矣

行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塗則敗績矣故我欲諫争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耳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音孫）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音齊）怒。言所以奔走以趨君之所鄉而或出其前或追其後以相導之者欲其有以躡先王之遺迹也荃香草也以喻君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謇謇難於言也言已知忠言謇謇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靈修盖婦悦其夫之稱寫意於君也上指九天告語神明非為身謀但以君之恩深義重不能自已耳

曰黄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命。曰者叙其始約之言羌發語詞猶言卿何為也中道而改路則女將行而見棄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復離之比也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成言謂成其要約之言也

晦共呼種之名揭車一名乞輿五十畝為畦

落英謂初英也

改遁移也我非難與君離別但傷君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
樹蕙之百晦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滋蒔也晼
十二也畝樹種也留夷揭車皆芳草杜衡馬蹄香也言已種蒔衆皆修行仁義以自潔飾也冀枝
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哀衆芳之蕪穢言此衆芳雖病何傷於我但傷善道不行如香草之蕪穢耳衆皆
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各興心而嫉妬憑滿也楚人謂滿曰憑言在位之人心皆貪婪內以量度他人則各生嫉妬之心也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
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修名長名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
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音欿頷亦何

洪興祖曰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懟而自沈也反離騷云

傷苟誠也練簡也言已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無傷也何也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

擥音覽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纚纚薜荔香草矯擧也胡繩亦香草纚纚美好貌

謇吾法夫前修兮言吾忠信謇上乃法前賢也非世俗之所服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謇難詞彭咸殷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音机羈兮謇朝誶音訊而夕替哀此民生遭亂世而多難修姱謂修潔而美好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也誶告也替廢也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此言君之廢我以蕙茝爲賜而遣之如待放之臣予之以玦然後去也然二物芬芳乃余心之所善幸而

之
洪興祖曰
離騷云
知衆婞之
疾妒兮何
必飄繫之
蛾眉此亦
班孟堅顏
峻之以為
露才揚己
之意非知
屈子者
按无過也
攘除也詢
惡也言已
所以屈抑

得之則雖九死而不悔況但棄替而已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浩蕩無思慮貌民謂衆人也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謠音遙諑音卓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偭音面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追猶隨也言舍直而隨曲也競爭也周合也度法也言爭以苟合求容為常法也
忳鬱邑余侘傺兮忳音屯侘傺音姹祭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忳憂貌侘傺失志貌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溘奄也言我寧奄然而死不忍為此邪淫之態也
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鳥之能執伏衆鳥者言其執志剛厲居常特處不與衆鳥為群也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圜鑿方柄不能相合以其異道賢者之居亂世亦猶是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詬音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

心志而不去者正欲含忍罪過而攘除詬惡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縱君不見所而伏清自之志以死忠直之鄭然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說較順

之所厚攘除詬恥也雖所遭或有恥辱亦當以理辯遣若攘却之而不受於懷寧伏清白而死於直道尚足為前聖之所厚自怨靈修以下至此五章一意為下章回車復路起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言既至於此矣乃始追恨前日未能明審而輕犯世患遂將旋轉吾車庶幾猶得及此惑誤未遠之時覺悟而旋歸也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其中有蘭故曰蘭皋丘上有椒故曰椒丘徐步馳走而遂止息必依椒蘭徙既不入以離尤則亦退而復修吾初服耳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上曰衣下曰裳言被服益潔修善益明也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朱熹曰自恃相道至可懲又承上文伏清白以死白之意而下為女須詈予起也洪興祖曰觀女須之意盖欲原為甯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

岌岌高貌陸離美好分散之貌芳謂以香物為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唯獨也昭明也言獨此光明之質有退藏而無虧缺所謂道行則兼善不用則獨善其身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言雖已回車反服而猶未能頓忘此世故復反顧而將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庶幾一遇賢君佩服愈盛而明志意愈修而潔也民生各有所樂（續效）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言人生各有所好樂而我獨好修雖獲罪至於屠戮支解終不懲創而悔改也女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鯀字）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女須屈原姊也嬋媛眷戀牽持之意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音資）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博謇謂廣博而忠直紛盛貌姱節姱美之節薋蒺藜也菉生芻也葹枲耳也三

上官椒蘭也而王逸謂女嬃詈原以不與衆合不承君意誤矣

陳深曰啟九辯以下告重華之辭

朱熹曰此為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言

物皆惡草以比讒佞盈室諭滿朝也言衆人皆佩此惡草汝何獨判然離別不與衆同也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屈原外困群佞內被姊詈故言衆人不可戶戶而說音亮依前聖以節陳學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節度也喟嘆也憑滿也恚盛貌左傳列子天問皆云憑怒是也重華舜號也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音巷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夏康啓子太康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衖宮中之道求巷也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音石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羿有窮之君浞寒浞羿相也羿因夏衰代之為政浞使家臣逢蒙射殺貪取其家以為已妻澆音梟身被服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

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浞取羿妻而生澆澆既烕殺夏后相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音謹）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周文王）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天無私阿四句言天無私愛唯視民有道者置以為君而使賢能輔佐之民無私立惟以聖哲之茂行者立以為君而得以用事於天下錯置也下土謂天下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瞻前顧後而人事之變盡矣故見民之計謀於是為極而知唯義為可用唯善為可行也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

洪興祖曰言已所以陳辭于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又離騷云吾馳江潭之泛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纍與余

修以菹醢阽臨危也言近邊而欲墮也危死言幾死也鑿穿孔也柄者所以入鑿者也正謂審其正而納之也善為可行而前修乃有以善而至於菹醢若龍逄梅伯者曾歔欷余鬱邑音即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哀時不當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茹柔耎也言心悲泣下而循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之則也音兮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敷布溘奄忽也埃塵也征行也言跪而敷衽以陳詞於舜而耿然自覺所以埃風忽起而我遂乘龍驂鳳以上征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凰別名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以下皆假託之辭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軔楮車木也蒼梧舜所葬也縣圃在崑崙之上靈神也瑣門鏤也文如連瑣以青畫之則曰青瑣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

陳深曰經涉山川役使百神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皆言神灵為之擁護服役以見儀衛之盛

劉次莊曰蘭揄君子

曼曼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日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崦嵫日所入之山求索求賢君也言欲令羲和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日之未莫而遇賢君也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咸池日浴處也扶桑木名日出其下也若木亦木名在崑崙西壺其華光照下地拂擊也逍遥相羊皆遊也前望舒舒月御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豐隆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飄風回風也屯聚也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天帝開關兮倚閶闔天門而望予帝閽開門将入見帝更徼已而閽不肯開反倚其門望而拒我使不得入蓋求夫君而不遇之比也時曖曖音愛其将罷音皮

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中而芬芳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詞云云朝吾將濟四句言已見中国溷浊則欲渡白水登神山乇車繫馬而晋止也然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国無有賢臣以為之悲而流涕也

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既不得入天門以見上帝於是歎息世之溷濁而嫉妬去而他適也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音郎）風而緤（音薛）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女神女盖以比賢君也於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春宮求虙妃見佚女晉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榮華喻顏色也相視也下女謂神女之侍女也詒遺也遊春宮折瓊枝正欲及榮華之未落而因下女以通意於神妃也吾令豐（雷師）隆乘雲兮求虙（音伏）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蹇修伏羲氏之臣也言已既見虙妃則解我佩帶之王結言語使古賢蹇修而為媒理也伏羲氏敦朴故使其臣也紛緫緫其離合兮忽緯（音微）繣（音畫）其難遷夕歸次於

覽相觀四句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下來因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美女即簡狄帝嚳之妃契之母

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緯劃乖戾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以通言而讒人復毀敗之逐以乖戾而見距絕其意難移也次舍也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也洧盤水名也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言虙妃驕傲淫遊雖美而不循禮法故棄去而更求賢良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音嵩之佚女偃蹇高貌有娀國名佚美也簡狄也吾令鴆朕去声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鴆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告予以不好者其性讒賊不肯為媒而反間我也又使雄鳩銜命而往然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事實復不可信用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言以鴆鳩皆不可使故中心疑惑意欲自往鳳皇又

已受高辛之遺而來求之恐簡狄先為嚳所得也　欲遠集而無所正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姚姓舜後也以二女妻少康言既失簡狄欲適遠方又無所向故願及少康未娶於有虞之時留此二姚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弱劣拙鈍也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又無巧辭也蓋不待其不合而已自知其必無所成矣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小門謂之閨終古者古之所謂終謂來日之無窮也閨中深遠言處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司閽壅蔽之罪也安能久與此閽亂之俗終古而居意欲復去也　索藑茅音瓊以筳篿音廷專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藑茅靈草筳小折也楚人多結草折

思九州二句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而可止乎汝其遠去勿疑求賢君而釋暗居可也朱熹曰何所獨無芳草即上豈惟是其有女之意申言之而勉其行

竹以小曰篿靈氛古明占筮以男女俱美比君臣俱賢也然楚國孰有能信之宜以時去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此亦靈氛之辞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此下乃原之詞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幽昧亂之原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此楚國之人尤似異于民戶服艾以盈要兮。腰字也謂幽蘭兮不可佩。戶服艾二句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腰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音呈美玉也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音暉兮。謂申椒其不芳。言時人觀草木尚不能別其香臭豈能知玉之美惡所當乎蘓取也樵蘓後爨謂取草也亦言此下叙其事而言其近小人而遠君子也自念之詞止此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音所而

皇剡剡二句言皇天揚其光灵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

要[音邀]之巫咸古神巫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願懷椒糈而要之使占此吉凶也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翳蔽也言巫咸既將百神蔽日來下此記巫咸舜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己也皇謂百神剡剡光也揚靈猶其光靈也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曰記巫咸語也言陞降上下而求賢君與我皆能合乎此法者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咎繇始能調和而必合也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行媒喻左右之先容也精感神明賢君自當舉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備也]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

鄭維嶽曰士大夫曉節易變者便可鄙薄此正蘭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也

鶗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鶗鴂鳥名其聲悪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巫咸之言止此亦勉原使及此身未老時宋過而速行之意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音愛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此下至篇終又原自序之詞偃蹇衆盛貌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繽紛亂也不可淹留宜速去也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賤草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為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為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屈

朱熹曰上訊蘭既有委厥美之文矣此美瓊佩又以為言者蓋彼直弃其美之实以從俗此則弃其美之

原之意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音滔）兮樧（音殺）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樧茱萸也椒亦芳列之物而今亦變為邪佞茱萸固為臭物而今又欲滿於香囊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今椒蘭既如此則二者從可知矣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音昧）沫昏暗也此原之自況也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我和此調度以自娛而遂浮游以求女意猶在於求君也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

利以徇道甚事固不同也故彼雖苟得一時之勢而惡名不滅雖此失其一時之利而芬芳久存二者之間正有志者所當明辨而勇决也

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粻音張　精細米也瓊枝瓊爢皆謂物之珍者　為余駕飛

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

自疏　離心謂上下無與已同心者也自疏則禍患不能相及矣　邅吾道夫崑崙兮

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　啾七由切鸞之聲有節度也

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

翱翔之翼翼　天津析木之津漢津郎津梁所渡也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

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西海居延澤是也赤水出崑崙東南陬入南海以蛟能為橋於津上而來之以渡西皇帝少皞也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

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不周山名西北海之外已使語衆車使由徑路先過而相

待我當自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軑車轄也言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王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已者衆皆有王德宜輔千乘之君也駕八龍者喻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喻已德如雲雨能潤施萬物也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言雖按節徐行然神遊高馳邈邈然而逾遠不可得而制也此言遭遇迯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音卷局顧而不行赫戲光明貌言已雖陟崑崙陞大庭攄光耀不足解憂猶復顧視楚国不忘舊鄉且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乱者樂節之名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

[illegible]祖曰[illegible]騷有乱有重乱者總理一賦之終重着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故都楚国也言時君不足與共行美政故我將[illegible]自沈以從彭咸之所居也

蘊

軾評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説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虫而獨変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盖風雅之再變者雖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虫乎

朱

熹評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説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

恁說将去自是好後来如曾直恁地着力
做却自是不好

發憤之文

洪興祖曰此章以東皇喻君言人臣陳德義礼樂以事上則其君康樂無憂患也張鳳翼曰自此至少司命皆寓意以神喻

九歌

東皇太一 其一

屈原

此篇言其竭誠盡礼以事神而願神之欣悅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已之意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穆敬也愉樂也言擇吉良之日恭敬以宴樂天神

撫長劍兮玉珥（音耳）璆（音求）鏘鳴兮琳琅

上皇謂東皇太一也璆鏘皆玉聲此言主祭者卜日齋戒帶劍佩玉以礼神也

瑤席兮玉瑱（音鎮）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瓊芳草枝可貴如玉巫所持以舞者此言以蕙裹肴而進之又以蘭為藉也桂酒切桂投酒中也

揚枹（音郛）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舉枹擊鼓使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

君巫喻臣也

靈謂神降於巫之身者偃蹇美貌姣好也服飾也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託於物則見其貌之美而服之好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此言備樂以樂神而頌神之喜樂安寧也

憤之文

洪興祖曰此章以雲神喻君言君德與日月同明故能周覽天下橫被六合而懷王不能如此故心憂也

朱熹曰此篇見臣子慕君之深意

雲中君 其二

屈原

此篇言神既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音拳)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言使靈先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茹草木之英以自潔清也靈神所降也楚人名巫為靈子若曰神之子也連蜷長曲貌既留則以其服飾潔清故神說之而降依其身留連之久也

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 蹇詞也憺安也言神既至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帝謂上帝周章猶周流也

靈皇皇兮既降猋(音標)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𢥞𢥞(音忡) 靈謂神也降下於巫也猋去疾貌雲中神所居也言神食飲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言神出入須臾之間橫行四海無有窮極也夫君謂

神也懺七
憂心貌

抒情之文

祝堯曰此篇亦賦而比也然其中有比之比與興而比之處失熹曰此篇皆陰寓忠愛于君

湘君 其三

屈原

此篇蓋為男主事陰神之詞故其情意曲折尤多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音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君謂湘君堯之長女為舜長妃者也二妃死於湘江之間俗謂之湘君言既設祭祀使巫呼請而未肯來也吾為祭者之自吾也欲乘桂舟以迎神而取香絜之意也又恐行或危殆故願湘君令水無波而安流也參差洞簫也望湘君而未來故吹簫以思之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音饒兮蘭旌望涔音岑陽兮極浦橫太江兮揚靈

駕龍者以龍翼舟也邅轉也洞庭大湖也在長沙巴陵相搏壁也綢縛束也蓀香草也橈船上揖也涔陽江碕名揚灵揚其光靈猶言舒發意

朱熹曰此篇本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之不偶而挂櫂至輕絶久別以事比求神而不答也

氣也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音非側女嬋媛指旁觀之人蓋見其慕望之切亦為之眷戀而嗟嘆之也君湘君陫隱也惻不安也桂櫂音棹兮蘭枻音洩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絶此章比求神而不答也櫂楫也枻船旁板也言乘舟遭盛寒斷所冰凍紛如積雪則舟雖芳潔事雖辛苦而不得前也薜荔緣木而今采之水芙蓉在水而今求之木末既非其處則用力雖勤而不可得至於合昏而情異則媒雖勞而昏不成結友而交疎則今雖成而終易絶求神不答豈不亦猶是乎石瀨兮淺淺音牋飛龍兮翩翩石瀨二句屈原憂愁頫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弃在山可終無所登至也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音閑蓋以上二句引起下句以比求神不答之意交不以忠則其怨必長期不

洪興祖曰捐玦遺佩以詒相君與騷經解佩纕以結言同意喻求賢也

以信則必將告我以不暇而負其約矣

鼂(音朝)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鼂騁四句鼂以喻盛明夕以喻衰老自傷已乍盛時徒騁騖江皐衰老時徒弭節北渚則亦如鳥止屋上水周堂下與鳥獸魚鱉同為伍耳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音禮)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旹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遺佩以貽湘君也澧水出武陵香草所生之處此言湘君既不可見而愛慕之心終不能忘故猶欲觧其玦佩以為贈而又不敢顯然致之以當其身故但委之於水濱若捐棄而墜失之者以陰寄吾意而冀其或將取之若聘礼賓將行而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而主不拜也然猶恐其不能自達則又采香草以遺其下之侍女使通吾意慇懃而幸玦佩之見取猶不可必則逍遙容與以俟之而終不能忘也

[illegible]文

說堯曰典前篇比賦同至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則又屬興矣

湘夫人 其四　屈原

此篇情意與湘君篇同正妃為君則次妃降稱夫人矣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帝子謂湘夫人愁予者亦為主祭者言望之不見使我愁也嫋々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木葉下矣蓋記其時也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音曾）何為兮木上

蘋草秋生今南左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鳫所食也騁望縱目也佳々人也謂夫人也張陳設也言向夕洒掃而張弛帷幄也萃集也蘋水草罾魚網二物所施不得其所以比夕張之地非神所處而必不來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公子謂湘夫人思之而未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思之至於荒忽而起望則又但見流水之潺湲而已

麋何

許慎曰蓀壁以下至庑門皆言其室中之芳潔

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音逝）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裔以比神不可見而望之者失其所當也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佳人謂夫人言典召己之使者俱往也築室水中將託神明而居處也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音老）辛夷楣（音眉）兮藥（音約）房罔（音網）薜荔兮為帷擗蕙櫋（音綿）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析蕙以為屋櫋聯也言以杜衡繚其屋也此言其所築水中室欲其芳潔如是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音武）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廡堂下周屋也言舜使九疑山神繽然來迎二妃而衆神從之如雲也將築室依湘夫人以為隣而舜復迎之以去則又不得見之捐余袂兮江中

[?]與祖曰前篇云不可再得則已矣此云不可驟得猶冀其一遇焉

遺余褋兮澧浦捐余袂二句屈原設托夫人既去因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音渚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此篇首末大指與前篇同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

樓昉評此篇情意與湘君篇同正妃為君則次妃降稱夫人所謂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乃所以為相思之至也

洪祖興曰桉美衣至冲天十句言已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被之而長王佩衆多陸

慎之文

大司命 其五 屈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音東兮灑塵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廣開為神神將降吾主祭者之自稱大司命陽神而尊故但爲主祭者之詞乘玄雲者知神將降而往迎之飄風冷風凍雨暴雨灑塵以清道也○大司命三台上台及文昌宮第四星也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天兮在予君典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空桑山名予者贊神而爲其自也謂之稱也言見神既降而遂往從之因歎其威權之盛其壽天之命皆在於已也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阬音岡清氣謂輕清之氣陰陽則兼清濁變化而言帝天帝也之適也此言已得從明神登天極奉至尊而周宇内也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

離而美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緣知我所作為也然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乎玉華以遺與之雖老命將窮君愈疏違而其果能轔上高馳冲天之志不以貧困有挫撓也

余所爲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老冉冉兮既極不寖音浸近兮愈疏此以神既去而思之如雲中君卒章之意

乘龍兮轔轔高駝音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羗愈思兮

愁人言神既去而不留使已延望而愁思也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

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又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之所能為也祀司命而祭此意所以順其正

楊昉曰禳禱徼福于司命乃所謂順受其正者

王世貞曰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雖爾

小司命 其六

屈原

洪興祖曰周礼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䟽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為太尉又文昌第四曰司命然則有兩司命也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麋蕪芎藭葉名羅生言二物並列而生也少司命亦陽神而少卑者故為女巫之言以接之美子所美之人也蓀猶汝也蓋為巫之自汝也言彼神之心自有所美而好之者矣汝何為愁苦而必求其合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以成親好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

此為巫言司命初與己善後乃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悦惚何言之壯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是千古情語之祖

往來飄忽不言不辭乘風載雲以離於我適相知而遷相別悲莫甚焉於是乃復追念始者相知之樂

荷衣兮蕙帶儵音倏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此亦為巫言神之始也雖倏然不言而來今乃忽然不辭遂去而宿於天帝之郊不知其何所待於雲之際乎冘幸其有意而顧已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汝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徠臨風怳音恍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晞乾也詩云匪陽不晞阿曲隅日所行也言已原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絜己冀蒙天佑雖望司命而未肯來然臨疾風而大歌冀其神聞之而來至也於是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旌旗陞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除邪惡之必以秉挑長劍欲護萬民之長少如此之神乃宜為萬民之平正也幼小也艾長也

朱熹曰東君日神也漢志亦有東君

東君 其七

屈原

暾（音敦退）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暾溫和而明盛吾主祭者自吾言吾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光自扶桑而來即秉馬以迎之而夜既明也）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言秉此東以往迎日又以驟登高遠而低佪頓懷遂見下方所陳鍾鼓竽瑟声音之美靈巫會舞容色之盛是以娛悅觀者使之安肆喜樂久而忘歸）縆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篪（音池）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好也）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

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緪瑟以下言已頓張弛琴瑟吹鳴篪

竽列偹衆樂以樂神又思得賢好之神巫與日神共樂而是巫也舞蹈工巧身体翱然若飛似翠鳥之又能舒展詩曲作為雅頌之樂合會六律以應舞節是以日神悅而下来也但見青雲為上衣白霓為下裳奉長矢以誅貪残操弧弦以振淹滞引北斗酌酒漿以爵賢能乃復抗轡高馳由冥々而東山也

怨憤之文

朱豪曰巫與河伯既相別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眷眷之无已也三閭大夫豈至是而嘆君恩之薄乎

河伯 其八

屈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此亦為女巫之詞女指河伯也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崑崙山名河出崑崙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龍堂以龍鱗為堂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音斯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子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美人與予皆巫自謂也媵送也既已別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是其眷眷之无已也三閭大夫豈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乎

悲憤之文

樸昉曰此篇反復曲折言己始以志行之潔才能之高見珍愛

山鬼 其九

屈原

此篇文義最為明白則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潔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珍己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君也處幽篁而不見天路險艱而又晝晦者言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修而卒不至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俗之改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於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離憂則窮極愁怨而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以是讀之則其它碎義曲說無足言矣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音善）窈窕

若有人謂山鬼也睇微盼貌以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以上諸篇皆為人慕神之詞以見臣愛君之意此篇鬼陰而賤不可比君故以人況君鬼喻己而為鬼媚人

干懷王已亦愛慕懷王納忠效善而終困于讒不能使之開悟君雖未忍遽忘卒為所蔽而已之拳拳終不忘君也

之語也若有人者既指鬼矣子則設為鬼之命人而子乃為鬼之自命也言以悅己之善為容也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所思指人之悅己而已欲媚之者也後來言其出之遲也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表特也雲反在下言所處之高也神靈雨者言風起而神靈應之以雨迎靈修亦謂前所謂媚者欲俟其至留使忘歸不然則歲晚而無與為樂矣蓋鬼卒不來而反欲使人造其所居也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三秀芝草也言已欲服芝草採於山間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而已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間音閒三秀芝草公子所[illegible]

留之靈修思采芑於山間而思此人雖怨其不來而亦知其思我之不能忘也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山中人亦鬼自謂也然信也疑不信也靁雷平填音田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雷填填四句言已在深山遭雷電暴雨猨狖號呼風木搖動而恐懼失所也

朱熹評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荅而不能忘其敬愛比事君不荅而不能忘其忠亦尤足以見其懇切之意

[illegible]情之文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固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嘆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

九章

涉江 一惜誦不録此其二也

屈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皆是奇服高潔之行下冠劍被服之名鋏劍把切雲高冠之名 被明月兮珮寶璐 音路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 明月珠名美玉名[illegible]物從聖帝遊寶所皆見其志行之高遠 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 南夷謂楚國也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 欸音哀 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 鄂渚今鄂州也欸歎也方言云南楚謂然

為冢邱至也林也名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
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舲船船有窗牖者齊同時並舉也吳謂吳國榜櫂也
蓋效吳人所為之櫂汰水波也船不進而凝滯留落之意亦戀故都也朝發枉陼兮夕
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漵音序浦余
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音袁又狖
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
無垠音銀兮雲霏霏而承宇日喻君山喻臣霰雪比殘賊雲象佞人蔽日謂臣蔽君明
多雨謂群下專擅施恩紛其無垠謂殘賊之攻害賢人霏霏承宇謂佞人並集滿朝廷也哀吾生
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
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音裸行忠不必用兮

馮覲曰忠良誅戮前世固然豈手之見達矣奈何復從彭咸而死乎蓋不欲以夫差殷紂望其君耳離騷經云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屈子用意蓋如此

賢不必以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以亦用也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董正也重昏重復暗昧終不復見光明也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薄附也言汚賤並進而芳潔不容也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將行謂將遠去也

之文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雖被放心在楚国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讒諂思見君而不得放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至也又曰心嬋媛八句言已傾視龍門不見則

哀郢 其三　　屈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屈原被放時適會凶荒人民離散嘆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相協民居使之當此和樂之時而遭離散之苦也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音朝吾以行軫痛也甲日也鼂旦也原自言其以甲日鼂旦而行也發郢都而去閭兮。怊音超荒忽之焉極。怊荒忽之焉極言已始發郢都去我閭里愁思荒忽安有窮極之時閭里門也楫亝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亝揚同舉也言鼓棹者亦不欲去如已之戀戀於君也望長楸音秋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使人顧望徘徊不忍去也夏首夏水口也浮不進之而自流

心中牽引而痛懷遠視眇然足不知所当踐乃始所船順風遂洋ㄑ遠客而無歸業氾濫之大波而遊又忽然無所止薄徒心肝懸結思念詰屈而不可解釋耳

也龍門楚都南関回望而不見都門則其悲愈甚矣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音隻順風波以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眇猶遠蹠踐也洋洋無所歸貌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音卦結而不解兮。思蹇産而不釋。陽侯陽國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氾濫波貌絓縣也蹇産詰曲貌將運回也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東。去終古之所居言遠離先祖之宅舍也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逍遥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時未過夏浦也故背之而回首西鄉以思郢也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水中高者曰墳平楽地寬博而人富饒也介間也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也當陵陽之焉至兮

朱熹曰形容邪佞之態最為精切則佞人

淼(音眇)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淼滉漾無涯也於是始南渡大江矣夏大屋也丘荒墟也兩東門郢都東關有二門也蕪穢也言懷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郢而楚徙陳不知在此後幾年也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

路遠而又分隔兩水無以渡

江與夏之不可涉。

憂愁相接首尾如一繼續無已也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

忽若去四句言被放九年而君不覺故中心憂蘊不開又睹此蹇難之侘傺愈含憂慼也

外承歡之汋(音綽)約兮。諶荏(音稔)弱而難持。忠湛(音沈)湛而願進兮。妬被(音披)離而鄣之。

諶誠荏弱被離衆盛貌鄣壅也言小人外為諛說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為所嫉妬而壅蔽不得進也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

之所以始又信馮覲曰記云狐死正丘首仁也庶子之詞前權愼遜至乱而每以非其罪而自安其亦仁人之用心與

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君子之温惀若可鄙者小人之忼慨若可喜者唯明者能察之踥蹀行貌亦謂讒佞之人日進於前使人美而好之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曼遠意鳥思舊巢首丘以首枕丘不忘其所自生也

悲憤之文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讒而自聖驕于名實昧于施報雖忠直無所赴愬故反復其詞以泄憂思

抽思其四　　屈原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音憂 悲秋風四句言風起則草木之類搖動以比懷王為回邪之行以立極則群下亦浮浮然效之蓀香草也以喻君言懷王多忿怒無辜受罰故我心懮懮而傷痛也 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尤過鎮止矯舉也覽民之尤而察其有罪之實庶以自止其憂則又愈見其怒之不當而可憂益甚故結情於詞以告君也 此二句言結辭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此二句言后悔 言君與已始親而後踈也 憍音驕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

蓀與上蓀字同俱指君

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憍吾四句言握持寶玩以侮我陳列好色以示我凢與我言者皆非信實反以我之故而作怒也）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音澹）（憺憺安靜意欲承君之閒暇以自明而不敢然又不能自已故夷猶欲進而心復悲悽遂静默而不敢言也）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illegible]作）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為患（切人不媚言懇切人之不能軟媚君惑未怒而衆已病之蓋惡其傷已也）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初吾二句言昔吾之陳治道耿然著明至今尚在其庸有亡失不存者乎）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吾非獨樂為此謇謇而不樂為順從也但以願君之德美猶可復全而為此耳）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

□雉藏曰□□由外此四語□前聖格言不過如此

四月之末 陰□□□

虧三五謂三皇五帝像謂肖古人而則其象儀謂以彼人為法而效其像視彼像儀而必欲求到其擬則名聞遠布而永不虧缺矣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善不由外來四句大意謂上不惠施則下不竭其力君不信誠則臣下偽惑也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音傲朕辭而不聽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佹詩亦有小歌無正無與平其是非也傲倨視也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卓一作逴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倡亦歌之意節所謂發歌句者也屈原生於夔之峽而仕於鄢郢是□而集於漢北也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

故曰短夜

軫方也崴嵬崔巍高貌也言已將放奔挑之思信志之石終

若嵗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短夜而君嵗長夜可知憂思不寐欲覺其長不能曉也晦明若嵗視夜如年也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務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言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心之異於我故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我之閒暇而不變所守乎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狂顧憂懼而驚視也自江入湖自湖入湘皆泝流而南行也軫石崴隈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思念煩冤容貌瞀亂實沛徂兮北姑地名實沛徂誠欲沛然如水之流去也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靈靈

不可轉行度空高我常頌之也超越也言已動履正直超越回邪志其法度隱行忠信日以進也

覸也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道思者且行且思核鮮也

洪興祖評此章有少歌有倡有亂少歌者小唫謳謠以樂志也倡者起唱發聲造新曲也少歌之不足則又發其意而為倡獨倡而無與和也則總理一賦之終以為亂辭云耳

悲憤之文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无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伏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所以[illegible]此

懷沙 其五

屈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滔滔水火貌莽莽茂盛貌汩行貌徂南土泝沅湘也眴音舜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以自抑眴目數搖動之貌紆屈軫痛離遣愍痛鞠窮撫循効覈抑按也言撫情覈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懼也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晟音盛巧倕不斷兮孰察其撥正本常也迪道也言人遭世遇變改易初行遠離常道君子耻之不忍為也大人所晟言是大人君子所盛美也撥治也倕不以斤斷則曲木不治誰知工巧喻君子不居爵位衆亦莫知其賢能也持玄默之文處幽隱之處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

賦故太史公獨載之

任重載盛四句言已有大才美德不得成其本也

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笯（音奴）兮雞鶩翔舞（笯籠落也）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莫知余之善意）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庸厮賤之人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文質其文豐艷也疏迂闊也內木訥也材木中用者朴未斲之質也委積言其多有唯所用之而世莫之知也）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遻（音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重仁四句言衆人雖不同已猶復累仁仍義謹行厚道以自廣大然重華聖帝不可再遇誰知我牽動從容欲行忠信也）

馮覲曰屈子懷沙特九章之一耳史遷作史獨採此篇蓋以煩音促節至此而愈深耳其曰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何其志之決而詞之悲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愍離罹也愍病也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懲違四句言已知湯禹不可得遂改其忿恨抑心而強於為善雖遭罹病困而此志不遷願志行流於後世為人所法也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言將北歸郢都而日暮不得前也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音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嘆慨兮世既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錯置也曾音增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類法也我將使後世以我為法度也

[illegible]之文

[illegible][illegible]祖曰此篇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修飾死而後已也

思美人 其六

屈原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丑吏反媒絶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寄意於君擥猶執也竚久立也眙直視也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路阻所滯亦以泥濘為喻也中重也今日已暮明日復旦也蹇積也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豐隆雲師也思託要謀於神雲雲師徑逝而不我聽思附鴻鴈達中情彼高飛而道徑異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獨歷年四句言雖修德累歲而遭疲病然憤懣守鄭終不易性寧隱閔終身而已何知改易其知

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旹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遷猶進也逡次猶逡巡也纁淺絳也日將入時色纁而且黃也以馬既顛故更駕駿馬使善御者操其轡逡巡而不速往但期至於荒限絕遠之地以窮日之力而自休焉蓋知世路之不可由而欲遠去以俟命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大薄長洲皆地名言欲援芳茝以為佩采取香草以為飾也楚人名冬生草曰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不及謂生不及其同時也解萹薄與雜

芳澤雜揉喻正德之茂成

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

解篇薄四句交合也言已解折篇薄雜以香菜合而佩之言修飾弥盛也然雖佩此德行繽紛純美終見斥逐而離異耳

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

優游忘憂以觀世變又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外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也

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蹇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音悅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

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紛郁郁以下言惟盛德遠播故德滿於內而名自揚於外惟言行可以保信故雖居山澤而名聞自章欲升高富貴戚歟則悼貪緣之難欲下求從風俗歟則憚于俗之染是以登高入下俱非所安固我性之婞直不屈乃遟疑之若是也然恢廓仁義之前盡終不改易常度不敢謂命處其窮而自罷倦也倘得及日之未暮遭逢聖明足矣煢煢獨行而思彭咸豈得已哉

激憤之文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初見信任楚國幾于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以忠爲邪以譖爲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惜往日 其七

屈原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往日嘗見信於君先功謂先君之功烈嫌疑事有同異而可疑者也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音澄其然否龐厚泄漏謂不敢漏其密事也清澂猶密察也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晟音盛氣志而過之晟古盛字王逸曰專擅恩威握主權也欺罔弄若轉丸也過之猶所謂督過之也何貞臣之無辠罪字兮被讒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

馮覲曰此皆設辭勿認以為真死也卒與女類同婦而國人共悅之故名其郡曰梯婦、、本名建半郡

之無罪見忘憝見光景故竄身於幽隱然亦不敢不為之備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廱壅同君之不昭。言沈流之後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廱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源所以忍死而有言也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廱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無度弗察王逸曰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恬安也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吳王信宰嚭之讒不用子胥及討胥死吳遂為越所滅故曰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文公寤而追求封介

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初晉文公出奔道飢介推割股以食之及歸忘介推之賞推遂隱於介山而死後文公追求不得乃以介山之田封介推以報德因思其割股之恩而變服縞素以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不聰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諒不聰明二句言君不聰明而蔽於讒故讒諛日得志也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音謨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若杜若也嫫母黃帝妻貌甚醜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不意出於意外也情冤

編竹木曰泭楚人曰柎秦人曰橃乘泭以下流言乘舟泛船而涉渡也

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情冤情實與冤枉猶言曲直也列宿錯置言其光輝而明白也○乘騏驥當作駑駘而馳騁兮無轡御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檝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音譬此其無異○氾泭編竹木以渡水既無騏驥而但乘駑馬又無轡銜與銜者而自乘載既無舟航而但乘氾泭又無維檝與舟人而自為備禦其亦可謂危矣背法度而以私意自為治者與此無以異也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音志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為臣僕故曰禍殃有再箕子之憂蓋如此也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辭而闇然以死則上官勒尚之徒壅君之罪誰當記之

洪興祖曰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遊天地之間以泄憤懣終沉汨羅從子胥申徒以畢其志

悲回風 八摘誦不錄此其九也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 回風旋轉之風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而實無為之倡也世之治亂道之與廢亦猶是矣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群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 萬變八句言小人情態萬狀不可掩蓋然其虛偽終不能長久君子亦暫斂德避難耳如鳥獸群鳴相呼則芳草暫且合其莖葉以芬芳而不暢衆魚張其鱗鬐則蛟龍暫且隱其文章以避之畢竟荼薺其苦不同蘭茝以而獨芬與小人之不可久者自不同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

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佳人原自謂都美也統世謂先世之胄統傳世也自睨謂已得續其官職也相羊浮遊之貌因自言其志之高遠而遂賦詩以明之也）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音增）

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凄凄兮思

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

容以周流兮聊逍遥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

邑而不可止糺（音勼）思心以為纕（音襄）兮編愁苦以為膺（絡胸）（終長夜八句曼曼長貌不去者心常悲大也及覺而徙倚步行聊且逍遥以自娛耳然其憂君之心不免愍傷太息氣憤蘊結而不下思心常不怠若糺而結之以為佩帶愁苦常在懷若編而着之於膺胸之中也）折

若木以敝光兮隨飄風之所仍（隨飄風所仍者言欲自晦而隨皆也）存

王應麟曰哀郢云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

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撫佩衽二句言整飾衣裳以自寬慰遂超出惘惘世俗之中而行）歲曶曶其若頹兮（音忽）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時謂衰老之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比合也）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聊頼也）孤子唫（音吟）而文請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隱痛也）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音影）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省想聞見所不能接而但可省記思想者也）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了（音）轉而自締（繚轉自締）

刻更生不能攻一石顯此云言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偏听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李覯曰詞若不倫方寸乱矣

謂繚戾回轉而自相結也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愁思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言已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深不可為像也不可為如言疾不可為之意也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縹微細翩疾飛冥冥遠去流循隨也凌波隨風而從彭咸又自泛之意也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音縹顛。據青冥而攄音樞虹兮。遂儵音倏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音分雰。上高巖六句哀意謂已雖登高巖昇青冥猶能吸露漱霜食霜露之精以自絜也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徼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音慨兮。聽波聲之洶洶音凶。依風穴六句言已進

王應麟曰按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懐王再會武関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為棘刺恐誤

遠遊循依神山而止欲清澄邪惡然欲清澄邪惡紛
復為讒人所危而湧湍磕々且波声洶々而至矣
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
委移之焉止容々紛亂之貌軋傾壓之貌言已心煩
亂無復經紀欲進則無所從欲退則無所止
也漂音飄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泛潏音决潏其前
後兮伴張弛之信期上三句反覆不定之意伴繚散之貌言其憂心雖不能自定而
其張弛進退又自不失其時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
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觀炎氣四句言已上觀炎陽煙液之氣下
視霜雪江潮之流憂思在心無所告也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
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故迹黃棘々刺也枉曲也以棘為器
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馮傷深而行速願借神光電
景飛注往来施黃刺之轡以為策以求子推伯夷之

故迹也

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愁愁。愁〻憂懼貌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去刻爲二子之明志而無它適往昔所冀謂猶欲有爲於時来者愁〻謂將赴水而死也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沈於河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任負也石或謂百二十斤也任石即懷沙也

宏景曰屈原忠閒黨臣之人習可行佞邪難行直故佯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決之遂為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儆世俗云耳

卜居　屈平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追隨俗人斯不困窮）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茆，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舟成同）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音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音足）訾（音貲）慄斯（承顏色），喔（音屋）咿（音伊）儒兒（噱強笑），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隨俗轉），如脂如韋（柔弱貌），以絜楹乎（順滑澤）。寧昂昂若千里之駒。

洪興祖曰上句皆原所以從也下句皆原所去也婁昉曰詹尹謂物之不齊長短大小多少不能相通雖神智有所不能知行己之志而已

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音厄）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音木）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illegible]行之文

劉向曰宋玉此辭皆代原之意

又曰談飾序則披文見候叙孤

九辯之一

宋玉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音了）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在遠行羇旅之中而登高望遠臨流歎逝以送將歸之人因離別之懷動家鄉之念可悲之甚也）泬寥（血膠）兮天高而氣清（一作平）宎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音曠浪）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泬寥曠蕩空虛也收潦水清川水夏濁至秋復清也愴怳懭悢皆失意貌去故就新別離也坎廩不平也廓落空寂也）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鴈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鴈陰起則南陽起則北避寒燠也啁哳聲繁細貌）獨申旦

悄則脩声
見宛首篇
紀簡切

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

而無成申重亹亹進貌過中謂漸衰暮也蹇語辭

大憤之文

與日此時嗟拂悲年齒暮嘆名之不云耳

九辯之七　　宋玉

靚（音靜）杪秋之遥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音卓）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来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杪末也悷悲結也不可偶而與之偕言彼去而已留也　遒終也）白日晼晩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音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心謂既老將有所遇故搖悅而自幸然卒自知其無所望也）年洋洋而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嵺廓空也）

白此 日光俱 [illegible]蔽之 [illegible]日歎 [illegible]今君為 讒邪所蔽 [illegible]妬堯 [illegible]已為 [illegible]所毀

九辯之八　　宋玉

何氾(音泛)濫之浮雲兮猋(卑遥反)廱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音陰)曀而莫達(浮雲之蔽月以比讒賊之害賢也霠雲覆日也曀陰風也)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黕(丁感反)點而汙之(黕點垢汙沾辱也)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二聖之高行)何險巇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此指堯舜)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烏感反)黮(徒感反)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黯黮雲黑膠加戾也)被(音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音薛蝶)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

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荷芙蕖也裯衹裯也若襜褕然晏晏盛貌言以荷蕖為衣雖香好然而浩浩蕩蕩而不可帶又易敗也喻懷王驕矜自伐而負忠臣耿介之節亦終必敗耳且惡君子之修美而群美愈去好小人之慷慨而衆邪日進農夫不耕吾恐田之蕪也國事多私吾懼國之危也是何世俗雷同而毀譽不明之若是乎

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音儵忽而難當羋靡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修飾窺鏡謂修德行政而聽人言考往事以自鑑尚可竄藏言尚可以潛伏而不至於滅亡也欲附此言以諫誨其君流星既不可值則卒為離蔽而不可解

何若者曰□□書言前□之可法次言己志之不伸次顧乞身以遠去而終不忘於籲天以正其君

九辯之九　　宋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甲冑)之何益。(所任得人無怨於下則不假威刑自成美化不然則雖有城郭甲兵不足恃也)邅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邅行不進約窮約也謂人生天地之間如行所經歷不久留也)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音句茂)愗而自苦。(愗愚也欲退而自修以立名於世空愚昧而自苦耳)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音來)兮。焉皇皇而更索。(國有驥二句喻賢才而不知用反更求說)

邪與之為伍

寧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忳忳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鄣之。罔流涕四句言不得於君無所用流涕惟存於意念間而已耿耿此心願忠於主反被讒邪妬害而壅遏謂之何哉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音團騖諸神之湛湛。容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群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躣躣。行貌屬雷師之闐闐兮。音田鼓声通飛廉之衙衙。音吾前輕輬之鏘鏘兮。音涼後輜乘之從從。音忩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輕輬車之輕而有窻者鏘鏘從從皆其鳥聲也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

兮還及君之無恙。願賜以下言願乞骸骨而退得以放志乎雲中或來日月之光櫂或逐群靈之遺風或驂駕素虹而東西或周歷列宿而侍氾朱雀為我奉送蒼龍為我負轂雷師為我整駕而鼓飋風伯為我次且而歸壟前軒車先導而声鏘鏘後錙軿而響從上雲旗盤紆群馬布列此亦雲中之樂也然一念愛君之心專一不化願遂推而為善所賴者皇天享德畀祐吾君使得無恙則吾願畢矣

新刻大方萬文一統十七卷終